曲盤裡的軌道人生：戰後臺語流行歌中的鐵道（1957-1992）

林蕙安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許世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長

摘要

本文整理臺灣中部第一家民營電臺——中聲電臺所藏黑膠唱片，分析戰後臺語流行歌中與鐵道相關的詞曲。研究發現其曲調來源分國人自創、英文歌曲及日語歌曲等三種，數量以日語曲調配上臺語歌詞最多；歌曲內容最大宗為「鐵道離情」，其他還包括「鐵道娛樂」及「鐵道工作者」等不同主題。伴隨戰後臺灣經濟結構變化，人民運用鐵路進行南北往來之需求提升，這些包含鐵道元素的臺語流行歌見證了當時鐵道發展歷程，也成為臺灣人共通的鐵道記憶。

關鍵詞：黑膠唱片、中聲電臺、月臺票、臺語流行歌曲、鐵道

投稿日期 2024 年 3 月 5 日、送審日期 2024 年 3 月 21 日、通過刊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壹、前言

所謂的「流行歌」，不單是指稱某些受歡迎的歌曲，還是一種由人、音樂、語言、環境等因素交織成的社會文化現象，搭配特定的歌詞與曲調，並經由商業力量製作、推廣、販售而廣泛流傳。[1] 流行歌的大眾文化特質，亦使得歌曲經常會使用人們已知的人事地物，牽引聽眾的共鳴。因此，探討一個時期大量出現之流行歌曲的特徵與內涵，便成為了解當時社會文化背景之絕佳途徑，1950-60 年代大量出現在臺語流行歌曲中的「港歌」，透過「海／港」人來人往、喧囂繁忙與悲歡離合等場所意涵，述說離鄉漂流男性之心境即為一明顯例子。[2] 只不過，當時「海／港」在臺語流行歌曲中湧現，並非基於整體社會的經濟及建設發展，或是大眾關於海港的切身經驗，毋寧更接近一種跳脫社會實況的象徵及隱喻。[3] 反倒是同時期出現許多與陸上交通「鐵道」相關的歌曲，與戰後臺灣社會實際的經濟轉變和交通建設發展，有著更為緊密的連結。

臺灣的鐵路建設始於清末，日本治臺後，於 1908（明治 41）年完成西部縱貫線通車，臺人對於這些綿延的軌道、巨大的火車頭及月臺空間等「鐵道」的認知與記憶亦隨之展開。鐵路作為日治時期現代化實績的代表，自通車開始便經官方廣為宣傳，更是當時旅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因此對大部分

* 本文承國科會及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補助研究經費（國科會計畫名稱：〈「歌」以「詞」犯禁：戰後臺灣禁歌歌詞語料分析〉（II），計畫編號：MOST111-2410-H-142-016；鐵道博物館計畫名稱：〈推展鐵道學術暨文化活動補助計畫：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的鐵道意象〉），天主教臺中教區蘇耀文主教、黃清富副主教協助提供黑膠唱片做為研究標的，原中聲電臺陳飛鶯臺長、潘瓊音先生、施麗蘭修女等協助接受訪問；初稿曾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第 5 屆聲音的臺灣史研討會：Hito 流行音樂」（2023 年 9 月 22 日）發表，承蒙 2 位與談人及與會來賓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1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 年），頁 4-5。

2 陳培豐在其研究中將 1950-60 年代大量出現之以「海／港」為舞臺的臺語流行歌稱為「港歌」，例如 1953 年的〈港都夜雨〉、1963 年的〈再來的港都〉、1969 年的〈青春的輪船〉等。詳見陳培豐，《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新北：衛城出版社，2020 年），頁 163-217。

3 陳培豐，《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頁 180-182。

臺灣人來說並不陌生。然而，彼時的臺灣尚處於農業社會，一般人對縱貫鐵路的需求與搭乘習慣不若現今普及，除了短途的糖業鐵道外，實際具備搭火車經驗者恐怕還是集中在中上層階級。縱貫鐵道促進了商務往來及士紳或官員在島內南北的交際互動，此從當時酒樓頻繁舉辦的各種「送別會」、「歡迎會」可知。到了戰後，特別是 1960 年代之後，臺灣的經濟結構逐步蛻變，隨著工業化發展，離鄉背井的遊子增加，隻身前往陌生都市謀生的經驗，開始體現在常民生活中；在國道運輸尚未健全、高速鐵路仍遙不可及的年代，鐵路成為臺人南北移動的首選。

1945 年國民政府來臺接收後，先是成立「臺灣鐵路管理委員會」接管原先日本時代鐵道部的組織與工作，1948 年改組為「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鐵路局」），隸屬於臺灣省政府交通處，開始針對戰時受損的各項鐵路設備與戰後人力復員問題進行一連串建設措施，至 1960 年代初，臺鐵每日平均客運量已近三十萬人，較戰後初期成長數倍。為因應越來越高的國內運輸需求，鐵路局陸續引入新式動力機車頭、更新現代化中央控制行車裝置系統，除了大幅增加列車班次，亦針對乘客推出多元化車種及專業化隨車服務，替臺灣鐵路史立下許多重要里程碑，1950-1970 年代更被視為臺灣鐵路運輸的黃金時期。[4]

鐵路局一連串革新建設與新興服務，豐富了臺灣人民「搭火車」的記憶經驗，有關鐵道的各種人事物，也從常民生活，走入大眾娛樂的流行歌曲創作中。1957 年，寶島歌王文夏出版了〈車站惜別〉，其後不斷有人翻唱；[5]1964

4 劉文駿、王威傑、楊森豪，《百年臺灣鐵道》（臺北：果實出版社，2003 年），頁 80-86。

5 文夏，〈車站惜別〉，收入文夏、紀露霞，《文夏歌唱集．紀露霞歌唱集》，編號 AL-160（臺南：亞洲唱片，1957 年）。

年，由洪弟七填詞並演唱的〈離別的月臺票〉，奠定其在歌壇上的地位；[6] 同年，黃西田推出〈田庄兄哥〉，以逗趣的城市車站叫賣聲，搭配火車的擬聲，一推出即大受歡迎，也讓黃西田一躍成為家喻戶曉的青春歌手；[7]1968 年，年僅 15 歲的方瑞娥憑藉一首〈最後的火車站〉紅遍全臺。[8]1970 年，描寫車站送行的〈送君珠淚滴〉，榮獲電視節目「金曲獎」獎座，並於隔年正式灌錄唱片。[9] 在戰後臺灣鐵路運輸的黃金時期，一首首膾炙人口的鐵道臺語流行歌曲應運而生，令人不禁想進一步探究，「鐵道」素材究竟如何在這些臺語流行歌曲中被應用？它又連結著怎樣的社會時代脈絡與民眾的集體經驗？

回顧目前研究成果，有關鐵道的臺語流行歌曲，多半散布在各個歌曲專書研究中，在不同主題的章節裡被零星談及。[10] 而以鐵道為主題的專書或研究成果，則在介紹火車、月臺、車站等構件時，連帶提到相關的流行歌曲，以傳達鐵道文化意象的多元應用；[11] 此外則是在探討「鐵道電影」主題時，

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亞洲唱片公司發行編號「AL-660」臺語歌曲專輯《洪弟七歌唱集：離別的月臺票》〉，收錄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1569（2024/11/29 點閱）。

7 黃西田，〈田庄兄哥〉，收入群星，《雷虎轟動歌集》，編號 RF-301（臺北：雷虎唱片，1964 年）。

8 方瑞娥，〈最後的火車站〉，收入群星，《南星臺語轟動歌曲集》，編號 NS-201（臺北：南星唱片，1968 年）。

9 丁黛，〈送君珠淚滴〉，收入群星，《金曲獎閩南語流行歌曲集第 1 集》，編號 KL-2001（臺北：歌林唱片，1971 年）；新竹市文化局，〈周宜新〉，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212534&IndexCode=Culture_People（2022/9/10 點閱）。

10 例如杜文靖，《大家來唱臺灣歌》（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頁 264-265、284-285、290-291 個別討論了〈送君珠淚滴〉、〈臺北發的尾班車〉與〈田庄兄哥〉；杜文靖，《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2005 年），頁 72-76、112-113、118-127 在不同篇章中談到日治時期的民謠〈丟丟銅〉、戰後的〈田庄兄哥〉及 1990 年的〈向前走〉；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92-93、235-237 談到戰後的〈送君珠淚滴〉、1990 年的〈車站〉一曲；郭麗娟，《寶島歌聲》（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5 年），頁 140-147 以洪弟七為主題，提到〈離別的月臺票〉一曲；李筱峰，〈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臺灣歌謠與臺灣的政治和社會〉，《臺灣風物》，第 47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頁 146-147 談到〈田庄兄哥〉一曲；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臺北：向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42-147、157-159 以鄉愁為主題談到〈田庄兄哥〉、〈拜託月娘找頭路〉、〈向前走〉等歌曲。

11 洪致文，《臺灣鐵道文化志》（臺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頁 68 舉出〈離別的月臺票〉、〈哀愁的火車站〉、〈最後的火車站〉、〈無情的火車〉、〈故鄉的列車〉、〈車站〉，另外簡述了〈快車小姐〉的歌詞內容。

從媒體宣傳的角度一併論及與電影相關的歌曲作品。[12] 陳培豐〈離愁和鄉愁的永遠舞臺：臺語歌曲所演繹的鐵路情懷〉一文是目前少數與鐵道臺語流行歌直接相關的著作，他提到 1960 年代後的臺語流行歌中出現了許多以車站／月臺為主題的歌曲，而內容講述的幾乎都是因愛而生的離愁，另也有少數的鄉愁歌曲。[13] 不過由於該文屬短篇討論，留下不少待研究空間。再者，前述現有研究中，無論是專書研究中的零星列舉，或是專題文章的小篇幅探討，都集中在幾首熱門代表歌曲的簡述上，既然「鐵道」作為戰後臺灣經濟社會脈絡與民眾實際生活經驗中的重要角色，那麼除了離情與鄉愁，鐵道臺語流行歌曲是否還可能講述了其他不同的主題故事？換言之，無論在臺語流行歌發展史或鐵道文化史的研究領域，有關鐵道的臺語流行歌曲皆為尚待開發的研究課題。

基於上述背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嘗試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的「鐵道」進行整體分析，釐清歌曲中究竟應用了哪些有關鐵道的元素？講述著怎樣的歌曲故事？鐵道臺語流行歌曲的出現及其講述的歌曲內容，又與戰後臺灣社會文化脈絡與國民集體經驗有什麼樣的關係？而就研究方法與材料而言，如本文一開始所述，流行歌曲不同於透過庶民口耳相傳的傳統民間歌謠，而是關乎商業力量的傳播。若從戰後臺灣的媒體產業發展來看，從 195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唱片業對流行歌曲的製作與推廣所具有的影響力可說無人能出其右。因此，本研究的具體作法是以臺灣中部第一家民營

12 王萬睿，〈當反共言情遇上鐵道影像：論臺語片《難忘的車站》的互媒性〉，《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6 期（2023 年 4 月），頁 228-240。該篇提到了〈難忘的車站〉、〈臺北發的尾班車〉、〈高雄發的尾班車〉等電影相關歌曲。

13 就愛情離愁上，該文列舉了〈臺北發的尾班車〉、〈無情的火車〉、〈最後一班夜快車〉、〈最後的火車站〉、〈最後的列車〉、〈哀愁的火車站〉、〈離別的月臺票〉。此外，還簡述了〈送君珠淚滴〉所講述之從軍的車站離別，以及〈純情青春夢〉與〈車站〉有關女性的愛情觀對比；鄉愁的部分，該文則簡述了〈田庄兄哥〉、〈向前走〉以及〈火車〉中關於鄉愁的對比。詳見陳培豐，〈離愁和鄉愁的永遠舞臺：臺語歌曲所演繹的鐵路情懷〉，《文訊雜誌》，第 430 期（2021 年 8 月），頁 54-56。

電臺——「中聲廣播電臺」所保存的 1,350 張臺語黑膠唱片為基底，系統性整理出戰後臺灣與鐵道相關的流行歌曲，並就歌曲的年代分布、曲調類型、歌詞內容進行分析，探究戰後鐵道臺語流行歌曲所連結的社會脈絡與常民記憶。

貳、中聲電臺黑膠唱片中的鐵道歌曲

中聲電臺於 1953 年 2 月 1 日由曾任彰化縣議員、臺中市議員、議長的蔡志昌所創立，是中部第一家民營電臺。創臺當時，臺灣正處經濟困頓，收音機數量有限，電臺經營入不敷出，半年後即進行改組。[14] 由來自美國的天主教瑪利諾會接手經營，取得三分之二股份。[15] 隨著天主教臺中教區的成立，電臺也轉而隸屬教區，美國籍的墨啟明（Rev. Leonard R. McCabe）神父對於電臺經營貢獻尤大，經常返回美國募款以支應電臺所需經費。[16] 教區經營電臺的目的雖是為了傳播福音，但也製播一般通俗節目以吸引聽眾，透過電臺製播的節目及附屬的歌劇團、合唱團，乃至慈善事業，使得中聲在中臺灣的廣播事業占有一席之地；迄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教會基於客觀條件考量，決定停播，其先後存在 57 年。[17]

從 1950 年代中後期到 1990 年代初，唱片是流行歌曲傳播最重要的載體，不過民營電臺初成立時，臺灣的唱片工業尚未發達；加上電臺普遍缺乏錄音

14 1953 年 10 月 7 日的《民聲日報》出現一則「中聲廣播電臺」改組重要聲明，提到自 10 月 1 日起改為合夥組織，由吳振鐸、劉宇聲、楊文輝、楊阿雙、蔡志昌 5 人合資經營。參見〈中聲廣播電臺改組重要聲明〉，《民聲日報》，臺中，1953 年 10 月 7 日，版 1。

15 莊坤元，《走過的路：莊坤元五十年廣播生涯憶述》（花蓮：燕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84-85。

16 據天主教臺中教區黃清富副主教及施麗蘭修女口述。

17 有關中聲電臺歷史，參見許世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的禁歌類型與成因分析：以原「臺中中聲電臺」黑膠唱片為探討對象〉，收入顏綠芬主編，《重建臺灣音樂史 2021/2022：被遺忘的音樂・人物》（新北：文化部，2022 年），頁 135-136。

設備，節目的製播相當克難。根據最早進入中聲電臺擔任業務員，後來接手花蓮「燕聲電臺」的莊坤元回憶：

> 電臺要唱片沒有唱片，要錄音機沒有錄音機，甚麼都沒有。一個電臺播音十二個小時而已，從早上五點播到九點，十一點再播到兩點，下午三點又播到晚上十一點，加起來只有十二個小時。因為沒有節目的來源，時間卻太長，要唱片沒有唱片，不是講古就是簡單的歌唱。[18]

此時期為了吸引聽眾，廣播節目中會以現場演奏方式，穿插歌曲播出。莊坤元組了一個兩、三個人的小型樂團，一個女歌手、電子琴加上小提琴手，彈彈唱唱。同時，電臺還有一位同仁姚讚福，是一位作曲家，日治時期曾寫過〈心酸酸〉、〈悲戀的酒杯〉、〈黃昏城〉等膾炙人口的曲目，不過「在當時只能自己做幾條歌彈唱，騙騙聽眾，收入微薄，經濟差」。[19]

隨著臺灣本土唱片業逐漸興起，民營電臺的現場演唱節目型態開始轉為由播音員在節目中使用唱片播放歌曲，不少唱片公司會主動寄送「試聽片」給各大電臺，以擴大宣傳面，這是中聲電臺所保存的這批黑膠唱片的最主要來源。電臺現存黑膠唱片約七千餘張，包含臺語、客語、華語、粵語、英語、日語、古典音樂、教會音樂及其他輕音樂，而以華、臺語唱片數量最多，其中臺語流行歌曲總數約 1,350 張（含少量客語專輯），年代跨越 1950 到 1990 年代，等同一部戰後臺語流行歌曲典藏史，以下將這批黑膠唱片進行鐵道臺語歌曲資料分析。

18 世新大學廣電口述歷史小組，〈燕聲董事長莊坤元經營電臺逾一甲子見證臺灣廣播發展史功在花蓮〉，收錄於「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https://videohoo.wixsite.com/tvoh/cny（2020/12/31 點閱）。

19 莊坤元，《走過的路：莊坤元五十年廣播生涯憶述》，頁 169-173。

一、鐵道歌曲數量與產生年代

本文所稱的「鐵道」歌曲，是指曲目或歌詞中蘊含有鐵道意象的詞彙，如「火車」、「夜快車」、「夜行車」、「車站」、「月臺」、「月臺票」、「觀光號」、「尾班車」、「末班車」、「列車」、「快車」、「快車小姐」等，並經確認所指涉為火車無誤者。[20] 筆者按此標準從中聲電臺黑膠唱片中找到具有上述意象的歌曲數量共 162 首，分布在 150 張黑膠唱片中，扣除不同歌手翻唱同首歌則有 74 首。就發行年代分布來看，從 1957-1992 年，每年最少有一首臺語鐵道歌曲發行，除了 9 首出版年代無法得知，其餘各年度發行的鐵道歌曲數目變化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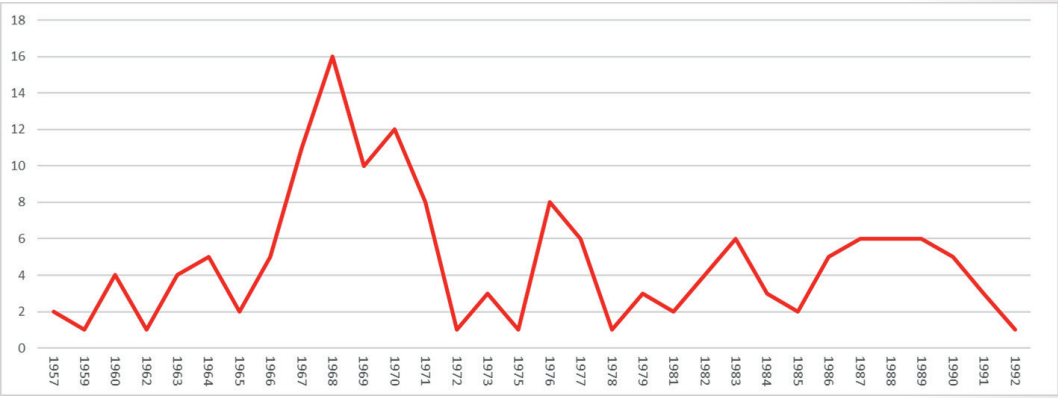


圖 1、中聲電臺黑膠唱片各年度臺語鐵道歌曲統計（1957-1992），橫軸為年，縱軸為歌曲數（首）。

資料來源：筆者據中聲電臺典藏黑膠唱片整理而成。

20 如黃三元有一首〈車站的小姐〉，乍看歌名似與鐵道有關，不過細聽第一段歌詞：「孤單一個行到公路車站，看着一個小姐大方活動，風吹來粉味香，引阮心鬆」，可知為公路車站，故不予列入。參見黃三元，《中青歌王黃三元臺語精華集》，編號 HHT-701（臺北：豪環唱片，1968 年）。

由圖中可以看到，1957 年因文夏帶動「混血歌曲」風潮，開始出現具有日本風味的鐵道歌曲，其後數年變化不大，自 1966 年之後漸增；整個鐵道歌曲的數量高峰落在 1967-1971 年之間，尤以 1968 年 16 首最多，其次依序為：1970 年（12 首）、1967 年（11 首）、1969 年（10 首），[21] 這樣的趨勢正與臺灣的都市化及交通發展相呼應。1960 年代有不少鄉居人口往都市移動，而這時期中後段的流行歌曲中也出現較多具有鐵道意象的詞彙；到了 1970 年代之後，隨著高速公路的興建（1971）與通車，分擔了南來北往的運輸任務，鐵路不再是唯一離鄉或歸鄉的管道；而在經歷長年的「國語政策」，加上《廣播電視法》（1976）對「方言」的打壓，[22] 更使得臺語流行歌的整體發行量轉趨式微。[23] 觀察 1970 年代後的鐵道臺語流行歌數量可知，雖仍有歌曲出版，但盛況已大不如前，且有不少是翻唱 1970 年代之前的老歌曲。然而，若就流行歌市場的角度來看，這些一再為不同歌手翻唱的鐵道歌曲，正反映了它們廣受歡迎的程度，足為傳世的經典歌曲，即便鐵道所承載的情感因素已漸漸淡薄，但直到 1990 年代，部分鐵道歌曲仍傳唱不絕（參見表 1）。

21 1967-1971 年這 5 年間，合計出現了 57 首臺語鐵道歌曲，有近半數（25 首）是翻唱或改編原有鐵道歌曲，其餘 32 首則為新創，其中又以〈最後的火車站〉最受歡迎。1968 年方瑞娥在南星唱片《方瑞娥主唱轟動歌曲集》中首先灌錄後，1969 年有郭大誠、麗娜跟進，1970 年更同時出現文夏、石橋、育如、張素綾、丁翠等 5 個不同歌者的版本，曲調雖同〈終着駅に灯がともる〉，但歌詞則略有差異。此外哀愁的火車站、離別的月臺票、臺北發的尾班車、故鄉的列車、田庄兄哥、車站惜別、戀愛列車、快車小姐、哀愁的臺北車站、悲哀的列車、銀座西路車站前等歌曲在這 5 年間也各有 1 至 3 個不等的不同歌者版本。

22 1976 年公布實施《廣播電視法》，當中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參考〈制定廣播電視法〉，《總統府公報》，第 2988 號，1976 年 1 月 9 日，頁 1-8。

23 以中聲電臺典藏的唱片為例，華語唱片的總數約 2,600 張，臺語則約 1,350 張，占最大宗的華語黑膠唱片是以 1980 年代前後為最高峰；臺語黑膠唱片則集中在 1950-70 年代，並在 1970 年代後期逐步下降。另據曾慧佳統計，1979 年度全臺灣出版之唱片數量中，華語流行歌曲唱片便占了百分之 70 以上，臺語流行歌曲則僅剩少數新曲出版。參考自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頁 172。

表 1、中聲電臺典藏鐵道歌曲翻唱統計

曲目名	演唱者	版本數
離別月臺票 / 離別的月臺票	洪弟七（1965）、神龍合唱團（1964-1965）、陳芬蘭（1967）、劉美花（1976）、陳君君（1979）、黃秋田（1979）、歲香香（1982）、李芊慧（1983）、廖峻（1986）、葉上輝（1986）、費玉清（1988）、陳雷（1990）、張清芳（1990）	13
最後的火車站 / 最後火車站	方瑞娥（1968）、郭大誠（1969）、文夏（1970）、石橋（1970）、育如（1970）、張素綾（1970）、林淑容（1984）、費玉清（1988）、洪美雲（1988）、張清芳（1989）、陳銀標（不詳）	11
哀愁的火車站 / 哀愁火車站	羅一良（1964）、育如（1970）、方瑞娥（1973）、李芊慧（1983）、陳一郎（1984）、俞隆華（1986）、高向鵬（1986）、孟繁菁（1987）、阿吉仔（1989）、鄭文（不詳）、黃秋萍（不詳）	11
臺北發的尾班車	洪一峰（1960）、王秀如（1967）、王秀如（1969）、邱連祥（1976）、高羊（1977）、沈文程（1983）、黃新桐（1983）、阿吉仔（1989）、羅時豐（1991）	9
送君珠淚滴	丁黛（1971）、鳳飛飛（1979）、西卿（1982）、張凱婷（1984）、江燕（1986）、黃乙玲（1988）、方怡萍（1988）、金佩姍（1989）、鑽亞真（不詳）	9
故鄉的列車	黃西田（1969）、文夏（1971）、葉啟田（1971）、呂敏郎（1971）、君元（1977）、陳盈潔（1987）、謝大山（1976）、陳小雲（1992）	8
田庄兄哥	黃西田（1964）、黃西田（1967）、黃西田（1970）、羅安＆李玲玉（1985）、陳一郎（1988）、林清國（1989）、陳雷（1990）	7
車站惜別	文夏（1957）、文夏（1969）、麗娜（1970）、楊小萍（1976）、方瑞娥（1977）、陳盈潔＆陳一郎（1987）	6

資料來源：筆者據中聲電臺典藏黑膠唱片整理而成。

二、鐵道歌曲曲調分析

統整中聲電臺黑膠唱片中鐵道歌曲的曲調來源，大致有三類：一是國人自創詞曲，如〈送君珠淚滴〉、〈向前走〉、〈月臺離情〉、〈月臺送君曲〉、〈車站落雨暝〉等；二是採用日語歌曲調的「混血歌」，如〈最後的火車站〉、〈哀愁的火車站〉、〈無情的夜快車〉、〈離別的月臺票〉等皆是；三是採用英文歌曲曲調，如〈無情的火車〉（陳芬蘭、尤雅、石橋、宏星特攻隊），出自英文歌曲〈One Way Ticket〉。其中，又以日語混血歌的比例最高，總數高達 111 首，使用了 28 首以上的日語歌曲調（參見表 2）。

再對數量最多的日語混血歌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多數臺語鐵道歌曲僅採用日語歌曲調，其歌詞與原日語歌曲並無直接關聯，最顯著的例子有陳亞菁〈無情的列車〉（翻唱自ちあきなおみ〈喝采〉）、郭大誠〈星夜的快車〉（翻唱自千昌夫〈星影のワルツ〉）、文香〈離別的車窓邊〉（翻唱自青江三奈〈国際線待合室〉）等。不過也有歌曲巧妙的將日語歌詞轉譯為臺語，除保留原意外，臺語歌詞句句皆有押韻，輕易便能朗朗上口，最經典的例子莫如洪弟七將松山惠子演唱的〈別れの入場券〉改寫為〈離別的月臺票〉。試著比較臺語歌詞與原歌詞意涵如表 3。

1950 年代起，「搭火車」逐漸成為臺灣人民普遍的經歷及南北往來的交通首選，以「鐵道」為主題的流行歌曲也在此時空下興起。1960 年代臺語流行樂壇更颳起一波鐵道流行歌熱潮，大量出現許多歌名、歌詞極為相似的歌曲，而許多傳唱至今的鐵道經典歌曲，大多是出自於此時期的作品。不過 1970 年代以後，隨著新興交通建設的發展，加上政治因素影響使臺語唱片的優勢漸失，鐵道臺語流行歌曲的創作潮逐漸退去。戰後出現的鐵道臺語流行歌曲，見證由臺灣鐵路建設與臺語唱片全盛期共築的黃金歲月。

表 2、臺語鐵道流行歌曲中的日語曲調

臺語鐵道歌曲	日本曲調
心心相愛	アキラのツーレロ節
悲哀的列車	あの娘は行っちゃった
傷心的夜快車	いじわる三番線
田庄兄哥、田庄兄哥返來啦	イヤサカサッサ
離別的公用電話	お別れ公衆電話
無情的火車站	さよなら列車
速度飛快車	すっ飛び野郎
車頂美姑娘	チェッチェッチェッ
送君夜行車	ふるさと夜汽車
惜別小車站	よろしく頼むぜ東京どん
拜託月娘找頭路	りんごっ子三味線
最後的一班車	矢切の渡し
臺北發的尾班車	羽田発 7 時 50 分
銀座西路車站前	西銀座駅前
山頂阿哥坐火車	兵隊さんの汽車
離別月臺票、離別的月臺票	別れの入場券
快車小姐	汽車（きしゃ）
離別的車窓邊	国際線待合室
無情夜快車、無情的夜快車	花の街
車站離愁、哀愁火車站、哀愁的火車站	哀愁の駅
哀愁列車（哀愁的列車）、哀愁的第二月臺	哀愁列車
星夜的快車	星影のワルツ
故鄉的列車	俺は山暮し
車站賣豆乳	納豆売りの唄
車站惜別	高原の駅よさようなら
高原列車	高原列車は行く
最後火車站、最後的火車站	終着駅に灯がともる
無情的列車	喝采

資料來源：筆者據中聲電臺典藏黑膠唱片整理而成。

表 3、〈離別的月臺票〉與〈別れの入場券〉歌詞對照

離別的月臺票（洪弟七）	歌曲：別れの入場券（松山惠子）
一、為著要甲伊相見，走甲面青青，前後氣喘攏未離，滿身流汗點點滴，無情夜車做伊來開出去，害阮看無伊，大聲叫伊名字，傷心淚滴月臺票替阮悲啊……再會啦再會啦，袂得再相見。	ひと目あいたい それだけで 想要見你一面 僅是如此而已 息をはずませ 轉げて來たに 喘不過氣來 幾乎要跌倒地趕來 あの人を乘せた夜汽車は 今出たところ 載了他的夜班火車剛剛開出去 泣きの涙で入場券を握りしめても 雖哭泣流著淚緊握著月臺票 ああ遲い遲いもう遲い 啊～遲了 來不及了 已太遲了
二、料想伊會來生氣，講阮無情義，一定會怨恨阮是，假情假義對待伊，想要等到離別時再見面，表明阮心意，到如今袂得見，已經失時火車螺聲哀悲啊……再會啦再會啦，袂得再相見。	憎い冷たい 女だと きっと私を 恨んでいよう 你一定這樣想 這令人厭惡的冷酷女人 而怨恨我吧！ お別れにせめて はっきり ほんとの氣持ち 云ってさよなら したかったのに 本來想至少於離別時，可以很清楚地表白真心 而道聲再見 それも今では 然而到如今 ああ遲い遲い もう遲い 啊～遲了來不及了已太遲了
三、夜快車已經開去，消失黑暗暝，車後燈稀微閃熾，照阮目睭紅吱吱，請你原諒阮不是不表明，阮的眞情意，月臺邊頭黎黎，像染重病心愛的已經去啊……再會啦再會啦，袂得再相見。	闇に吸われて 消えてゆく 被黑暗吸入 漸漸消失而去的 テール・ランプが 瞼に沁みる 火車尾燈光映入眼簾 許してねくずれ折れそな身體を支え 請原諒！支撐著那樣已快要崩潰分解的身體 獨うしょんぼり ホームの隅で 孤單一人無精打采的在月臺的角落 背伸びしたとて 伸長脖子望去 ああ遲い遲いもう遲い 啊～遲了來不及了已太遲了

資料來源：〈樂曲介紹 - 別れの入場券（日）／離別的月臺票（台）〉，收錄於「臺灣長雲樂集」：https://blog.udn.com/gogo7637/9409451（2022/11/18 點閱）。

說明：右欄上句為日文原文，下句為中譯。

下一節起將進一步將這些鐵道流行歌曲的主題內容加以分析，了解「鐵道」在戰後臺灣流行歌曲中的多重意義。

叁、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的鐵道離情

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出現前，交通條件、通訊方式皆不若今日便利，這使得南北之間成為一種「遠距」，對即將分隔兩地的人們，更意味著這次分開即是「久別」的開始。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各種與「分手」、「分別」、「離鄉」、「離別」相關的鐵道主題歌曲紛紛出現，以致鐵道臺語流行歌曲中，歌名及歌詞包含「尾班車」、「月臺」、「火車站」等傾向哀傷、離愁、頹廢、消極的意涵占七成以上，成為戰後鐵道臺語流行歌曲中的最大宗類型。藉由鐵道形塑的分別意味著其中一方的離開，因此這類歌曲通常會從「乘車者」或「送別者」的視角描寫分離的過程。對久別的對象而言，又可再分為戀人及故鄉兩大不同主題的歌曲，創作者往往會因應主題對鐵道元素進行不同的運用。

一、戀人的分離

臺語流行歌首度在日治時期出現時，便常以戀人的分離為主題情境；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更不乏「離別」、「惜別」、「悲情」等歌曲名稱，到了 1960 年代時再出現來自日文的「哀愁」一詞。許多臺灣人熟悉的地點也陸續成為戀人離別的悲傷場景。[24] 若將時空拉回到現代，KTV 流行歌曲熱門點歌排行榜，仍然經常可看見有關戀人離別、分手、無緣等主題。戀人分離的題材，可說是每個時代流行歌曲的不敗經典，不同之處只在於所處的時空情境。

鐵道歌曲中，主角於車站和親（愛）人道別後，再見面時間往往是以「年」為單位計算。例如 1967 年〈追婚特快車〉：「所以阮才甲你來分

24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頁 88-94、100-101。

離，忍耐著一切勞苦呦，惦在他鄉過三年」[25]；1969 年〈故鄉的列車〉：「心愛的人，心愛的妳敢不知，我是真心塊愛妳，為着妳來離開，故鄉有五年」。[26] 在電子通訊尚未發達的年代，要維繫這段「數以年計」的離別歲月，往往只能靠寫信。於是，在戰後鐵道臺語流行歌曲中，經常可以看見雙方站在月臺分開時，約定一定要寫信。例如 1966 年〈離別車窓邊〉一開頭的口白：[27]「玲玲，這回你若回去，一定要寫批給我喔」；[28] 1971 年〈送君珠淚滴〉：「眞心堅情相意愛，寫批給我知」等皆是。[29] 一旦其中一方（多半是留守家鄉者）為環境所迫，甚至見異思遷，那就只能以悲劇收場，歌詞中不免要怨嘆這無情的戀人。不僅僅是鐵道歌曲，在戰後臺語流行歌中，不乏這種描寫「無情戀人」的歌曲，例如 1954 年由洪一峰的兄長洪德成作詞作曲的〈男性的復仇〉及其姊妹作〈女性的復仇〉；1964 年尤美演唱的〈乎天下無情的男性〉等。[30]

在敘述戀人分別的鐵道歌曲中，常可見到幾種元素不斷被運用。首先是「月臺」，做為旅客的等車處，同時意味了乘車前的最後道別處，因此，迫於無奈、悲傷分開的戀人會在月臺上演著依依不捨的分別場景；而受到負心人背叛的失意人，孤身站在月臺上，傷心的展開一個人的遠行。1968 年〈哀愁的月臺〉一曲，便以乘車者視角描寫火車發車時，坐在車內的人探頭看著送行者孤單站在月臺的身影：

25 陳新峯，〈追婚特快車〉，收入群星，《金大豹臺語流行歌第 3 砲》，編號 KTP-1004（臺北：惠美唱片，1967 年）。

26 黃西田，〈故鄉的列車〉，收入黃西田，《黃西田轟動歌唱集》，編號 WL-1027（臺北：五龍唱片，1969 年）。

27 1960 年代後，將口白納入歌曲中的情形在臺語流行歌中很受唱片市場的歡迎，以尤美 1964 年〈為著十萬塊〉為代表。參見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頁 108-109。

28 文雄，〈離別車窓邊〉，收入群星，《聲寶青春的歌聲第 9 集》，編號 SA-067（南投：聲寶唱片，1966 年）。

29 丁黛，〈送君珠淚滴〉，收入群星，《金曲獎閩南語流行歌曲集第 1 集》，編號 KL-2001（臺北：歌林唱片，1971 年）。

30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頁 102-104、110-111。

彼暝伊也陪伴阮　來車頭
雖然是要分離　猶原對阮情意厚
叫阮着好好過日　沿日目屎雙平流
阮彼時掠阮彼時掠　心情亂吵吵
今日阮又想起當時　傷心的情形啊……
哀愁的火車　放着伊惦在寂寞的月臺[31]

1969 年的〈雨夜月臺〉亦是從乘車者的視角出發，搭配雨中情景，描寫著月臺上的無奈分離：

看著你無元氣　引阮心內悲　忍耐着目屎滴
惦在月臺邊　你我的纏綿情意　今夜斷情絲
不得已來離開　環境來所致
看破離開你　只有是只有是　雨水滴替阮悲[32]

月臺之外，「車窗」是另一對戀人分離處，呈現出與月臺相反的離別視角。例如 1971 年〈離別的車窓邊〉便是從送別者的立場述說離別的心聲：

要送你來離開　站在車窗邊　汽笛聲悲悲吹　引阮的心悶
明知我離別時　明知我離別時一定哭出來
為着要見你一面　猶原也着來　啊…淚未盡淚未盡　離別的車窗邊[33]

31　玉峰，〈哀愁的月臺〉，收入康丁，《康丁鬧新娘》，編號 WL-1007（臺北：五龍唱片，1968 年）。
32　胡美紅，〈雨夜月臺〉，收入胡美紅，《胡美紅金唱片集（第 2 集）》，編號 ATS-130（臺南：亞洲唱片，1969 年）。
33　文香，〈離別的車窗邊〉，收入文夏，《文夏黃金唱片第 2 集》，編號 HAD-3002（臺北：燕聲唱片，1971 年）。



圖 2、1971 年《文夏黃金唱片第 2 集》。

圖片說明：唱片 B 面為「文香之歌」，第一首收錄文香演唱的〈離別的車窗邊〉；另 A 面則為「文夏之歌」，收錄了文夏演唱的〈故鄉的列車〉。

資料來源：文夏，《文夏黃金唱片第 2 集》，編號 HAD-3002（臺北：燕聲唱片，1971 年），本研究團隊拍攝。

早期臺灣火車少有空調設備，因而配有可開啟的大面窗戶，迥異於今日的封閉式車窗；1963 年出現首部有冷氣的「觀光號」列車，但推出當時屬於極豪華的高級列車，因此對大部分臺灣人來說，可開啟的大面車窗仍舊是戰後普遍的火車樣貌與乘車體驗。[34] 原本作為通風需求的可開式車窗，放進有關鐵道離別的臺語流行歌曲中，加深戀人在月臺上從車窗探頭回望、四目交接的情境描寫元素。

34 近年來臺鐵亦以「可開式車窗」列車的重新運行作為亮點，期望喚醒乘客回憶中懷念的鐵道記憶，足見「可開式車窗」作為過去鐵道元素的時代性表徵。參見黃健誠，〈臺鐵唯一可開窗列車「藍皮解憂號」重出江湖！單程票價最低 299 元　還暗藏這「十大亮點」〉（2021 年 10 月 18 日），收錄於「今周刊」：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31/post/202110180031/（2023/11/10 點閱）。



圖 3、戰後東線鐵路火車的可開式車窗。

資料來源：花蓮縣文化局，〈東線鐵路火車 3〉，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300709&IndexCode=Culture_Place（2022/9/20 點閱）。

再者，火車鳴笛原為安全警示作用，也是列車工作人員間的確認信號，「鳴笛聲」一響，表示火車進站或即將發車，除了提醒車上及月臺上的人們乘車、下車外，在鐵道歌曲中也被描繪成對於離別的共情或催促。換言之，列車啟程時的鳴笛或鈴聲成為連結時間感知的聽覺記憶，得以傳神地表達出車站離別的情境。1976 年的〈哀愁列車〉便先從視覺描寫了車窗邊的依依不捨，而後在聽見列車鈴聲響起時，更催促著即將分離的情緒：

給我來給我來，傷心離開着心愛的身邊，
車窗內看伊暗悲哀，不覺流目屎，
難捨的痛苦情愛，有誰人會知，
忽然來聽見着電鈴哭聲，迫我要起行，哀愁的列車。[35]

35　葉啟田，〈哀愁列車〉，收入葉啟田，《最新臺語歌曲集：葉啟田》，編號 AK-1041（臺北：麗歌唱片，1976 年）。

1967 年〈無情的火車站〉則將車站、月臺、車窗、鳴笛聲（車螺聲）一網打盡，是一首兼顧送別者與乘車者兩方視角的對唱情歌。該曲以火車的鳴笛聲為開頭，歌詞先是描寫雙方即將錯過，而彼此的擔憂，再到乘車者從車窗探頭回望，最終看見了月臺上揮舞著手巾送行的愛人，期待能有再見面的一天：

（男）聽車螺陳一聲　火車要起行
看月臺車頭前　攏無妳的影
無心無晟
你敢會將咱的約束放袜記
也是你故意
心愛的人　等無你
沙唷娜拉原諒阮來去

（女）為着要甲伊做堆　走甲面青青
誰知影拚到位　只有來送你
一定怨恨　怨恨我無情放伊甲已去
不是我故意　請你原諒　心愛的
沙唷娜拉癡情郎君

（男）在車窗看出來　看伊在月臺
提手巾搖搖弄　乎我真不甘
沙唷娜拉　無情的火車將咱分東西
從此咱二人着愛忍耐　有一日
總會閣再來見面[36]

最後，作為大眾交通工具的火車，未趕上的班次即無法挽回，因此在描

36　文丁、尤卿，〈無情的火車站〉，收入群星，《五虎轟動臺語歌曲 第 318 集》，編號 FT-318（臺中：五虎唱片，1967 年）。

述戀人分離的鐵道歌曲中，除了以月臺、車窗、鳴笛等元素來呈現離別的情境外，往往會將火車的駛去比喻為無情的離開，而未趕上的班次，衍生出一種離別情境——戀人間的「錯過」。此時，車站送行的「月臺票」、火車起行的「車尾燈」，都成了「錯過」的最佳代言。1964 年的〈離別的月臺票〉，描述一個送別者氣喘吁吁趕赴月臺，但見火車已然起步，只能手持月臺票，看著逐漸遠離的火車閃爍著「車後燈」。透過歌曲，將「錯過」的場景，主角的悔恨孤單，淋漓盡致地刻劃出來：

為著要甲伊相見 走甲面青青
前後氣喘攏未離 滿身流汗點點滴
無情夜車做伊來開出去 害阮看無伊
大聲叫伊名字 傷心淚滴 月臺票替阮悲
啊…再會啦再會啦 袂得再相見。

料想伊會來生氣 講阮無情義
一定會怨恨阮是 假情假義對待伊
想要等到離別時再見面 表明阮心意
到如今袂得見 已經失時 火車螺聲哀悲
啊…再會啦再會啦 袂得再相見。

夜快車已經開去 消失黑暗暝
車後燈稀微閃熾 照阮目周紅吱吱
請你原諒阮不是不表明阮的真情意
月臺邊頭黎黎 像染重病 心愛的已經去
啊…再會啦再會啦 袂得再相見。[37]

電子通訊尚不發達的年代，錯失道別的時機後並無法隨時聯繫，在難以

37 神龍合唱團，〈離別的月臺票〉，收入神龍合唱團，《神龍合唱團歌唱集》，編號 AL-720（臺南：亞洲唱片，年代不詳）。

即時解釋下，擔憂著誤解的產生，更加深歌曲中這種「錯過」的悔恨與離別感。根據原唱洪弟七回憶，這首歌是他日治末期任職二林街役場時，有兩名畢業自一女和二女的日籍女孩，因「疏開」來到二林街役場上班，經常到他家與他的日籍兄嫂聊天，後來其中一名女孩希望能嫁給他，當時才 18 歲的洪弟七尚無成家意願而婉拒。不久日本戰敗，該女孩被遣返時從車站打公共電話給他，希望能見面道別，洪弟七匆匆趕到車站，送走哭紅雙眼的日本女孩。雖然無緣為偶，但有同事情誼，當火車慢慢駛離，淡淡的愁緒與不捨油然而生，於是將這份情愫寫成〈離別的月臺票〉。[38]

附帶一提，火車的月臺並非一般人可隨意進出之處，除了持有車票的乘車者外，送行的人須購買「月臺票」方可陪同進入，因此，作為戰後鐵道流行歌曲的元素之一，購買「月臺票」也曾經是民眾的重要生活經驗。例如 1974 年便有報導指出月臺票將從 1 元調漲至 1 元 5 角，引發民眾反對，透露出月臺票在民眾消費生活中的普遍性，而報導中亦說明當時僅僅是臺北車站，每日平均就可售出 20,000 張月臺票。[39] 時至今日，臺灣除少數前後站距離較遠之車站尚販售一張 6 元的月臺票，絕大多數車站已於 2013 年後停止供應，改以換證方式取代〔按：2025 年 6 月再度恢復販售〕，歌曲中提及的「月臺票」轉而成見證那個時代的印記。

描述戀人分別的鐵道歌曲尚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離去者所搭乘的火車，經常是夜晚發車的「夜車」、「夜快車」、「尾班車」，上述〈離別的月臺票〉即是一例。臺灣的鐵路自 1911 年起，開始行駛基隆至打狗間的夜行列車，打狗出發的夜行列車於晚上 10 點 25 分發車，並於隔日早上 10 點 54 分抵達基隆，車程約 12 小時；1922 年起夜間列車再增設由臺北機

38 郭麗娟，《寶島歌聲》，頁 144-145。

39 〈成本高人工貴 月臺票也調整 市民希望恢復原價〉，《中央日報》，臺北，1974 年 2 月 4 日，國內新聞版 3。

廠製造的臥鋪車。到了戰後，1961 年以前臺鐵每晚 9 點 30 分及 10 點 30 分由臺北、高雄發出對開的山線 5、6 次及海線 7、8 次 4 班夜快車，行車時間約 9 小時 30 分，於次日清晨 6 點 30 分與 8 點左右抵達終點站，其中也加掛臥鋪車廂供民眾選擇。而後木造臥鋪經鋼體化改裝，臺北高雄對開的夜車行駛時間亦增快，但發車時間大致維持在晚上 10 點 30 分左右，並於隔日早上 6 點 30 分左右抵達終點站。[40]

1970 年代，臺鐵縱貫線夜車的行駛，隨著南北往來需求的持續增加而越趨多元，包括山線觀光號往返列車、海線及山線平快車往返列車，並在鐵路電氣化完工通車後達到夜車班次的高峰，包括海線及山線莒光號的往返列車、海線及山線對號快車往返列車、海線平快車往返列車及山線平快車往返列車等。此外，對號快車、觀光號列車上都附掛有臥鋪車廂供民眾選擇。[41]

這種鐵道交通運輸上的變化，也被寫入流行歌曲當中。1960 年便有一首〈臺北發的尾班車〉，以搭乘南下夜車的情境，訴說與愛人無奈離別之情：

不願露出心焦急　舉頭看天星 淒涼的夜景愈引我稀微
望再見 望再見 英暗（今晚）總是要分離
啊…啊…臺北發的尾班車 要～開～去[42]

1964 年〈哀愁的火車站〉則描述了為告別無情戀人，搭乘高雄發車的北上夜快，發車時間不早不晚，正是 10 點 30 分：

夜快車玻璃窗外 點點雨水滴

40 〈夜行列車實施〉，《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 年 11 月 11 日，臺政要聞版 2；劉文駿、王威傑、楊森豪，《百年臺灣鐵道》，頁 128、143-145。

41 〈省鐵路局計劃開辦高雄至臺北間夜間臥鋪專車〉，《民聲日報》，1970 年 2 月 7 日，版 2；陳律帆，〈臺鐵夜車時刻演進〉，《鐵道情報》，第 225 期（2015 年 5-6 月），頁 40-42。

42 洪一峰，〈臺北發的尾班車〉，收入洪一峰，《洪一峰歌唱集》，編號 AL-366（臺南：亞洲唱片，1960 年）。

無情的電鈴聲音 響亮著四邊
催阮的目屎流滴 心內苦無比
高雄發尾班的 上北夜快車
10 點 30 分 啊　哀愁火車站第 2 的月臺

愛慕著一個女性 跳出著家庭
無疑誤假愛假情 枉費阮心情
到如今才會分明 想著心頭凝
高雄發尾班的 上北夜快車
10 點 30 分 啊　哀愁火車站第 2 的月臺

枉費著阮的真情 被伊丟捨去
看破著回返鄉里 不願惦都市
無情的風雨渥阮 雙手冷吱吱
高雄發尾班的 上北夜快車
10 點 30 分 啊　哀愁火車站第 2 的月臺[43]

1973 年〈無情夜快車〉則從送別者的視角，描寫夜快車載著愛人一去不回頭，留下孤身佇立月臺：

無情夜快車 載着愛人去 消失在暗暝
為怎樣環境運命不如意 將咱拆分離
站在月臺邊 孤單心傷悲
給阮一時情難了離 暗暗珠淚滴

無情夜快車 一去無回頭 向前一直走
為怎樣雙人眞正情意厚 袜得好到老
站在月臺後 看甲無回頭

43 羅一良，〈哀愁的火車站〉，收入羅一良、一帆、楊秀蘭，《羅一良歌唱集、一帆．楊秀蘭歌唱集》，編號 CS-53（臺南：亞洲唱片，1964 年）。

給阮一時强强要哭 暗暗目屎流[44]

隨著國道客運服務的興起，臺鐵跨日夜車運行也逐步減少，1983 年先取消臥鋪車廂，2000 年後因夜車使用率低而減班，至 2016 年 8 月 28 日，在跨日莒光號 531 次和 532 次發出最後的班車後，日治時期以來的臺鐵縱貫線夜車就此走入歷史，目前僅剩東部線尚有夜車的運行。[45]

乘車者抵達的「異鄉都市」，也是另一個經常出現在戀人離別鐵道歌曲中的主題元素。例如 1968 年的〈最後的火車站〉，即是以乘車者的視角，提到搭乘夜快車離開無情人，來到了燈火通明的異鄉都市：

紅紅夕陽雖然好　可惜近黃昏
夜晚風吹着阮　一陣冷酸酸
夜快車載阮　離開着郎君
站車內孤單　心頭亂紛紛
阿……最後的　最後的火車站
到底在何方

彼時講出的言語　你敢放袜記
白色的目屎也　流落在鬢邊
車窗外灯火　光光塊閃熾
即知是來到　異鄉的都市
阿……月光暝　月光暝引起阮
想着初戀時

悲恨已經深如海　噩夢已經醒

44 任珍，〈無情夜快車〉，收入任珍、郭金發，《華視閩南語連續劇》，編號 LMCE-3002（臺北：黎明唱片，1973 年）。

45 陳律帆，〈臺鐵夜車時刻演進〉，《鐵道情報》，第 225 期（2015 年 5-6 月），頁 40-42；〈西部跨夜莒光號 28 日深夜發出最末班列車〉，收錄於「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09238（2023/11/15 點閱）。

窗外的車螺聲　替阮哭歸暝
目屎也已經　為伊流甲盡
對伊的眞情　已經變無味
阿……無情人　無情人你叫阮
怎樣過日子[46]



圖 4、1968 年南星唱片出版《方瑞娥主唱轟動歌曲集》唱片封套，A 面第一首收錄〈最後的火車站〉。
資料來源：方瑞娥，《南星臺語轟動歌曲集》，本研究團隊拍攝。

1966 年的〈傷心的夜快車〉反向描述乘車者離開異鄉都市的無情戀人，看破回鄉里，歌曲中的「城市」，順勢成為無情愛人的象徵：

來離開悲情城市看破回鄉里　忍耐著心酸苦味珠淚濺目墘
月臺電鈴聲音響亮加添心哀悲　無情風雨吹阮身邊跤手冷吱吱
枉費阮真情實意這款對待伊　上北的夜快車車螺替阮悲

46　方瑞娥，〈最後的火車站〉，收入方瑞娥，《南星臺語轟動歌曲集》，編號 NS-201（臺北：南星唱片，1968 年）。

來離開無情城市看破回鄉里　怨恨你也無帶念一點的情義
花言巧語害阮每日為伊心綿綿　如今一切已經變成一片的空虛
枉費阮真情實意被伊擲抹去　上北的夜快車車螺替阮悲

來離開冷淡城市看破回鄉里　月臺邊燈火稀微親像阮失意
音樂聲音催阮珠淚親像雨水滴　想起當時甜蜜情意心內苦無比
枉費阮真情實意實在戇無比　上北的夜車車螺替阮悲[47]

戰後各種吟詠戀人分離的鐵道臺語流行歌曲當中，1971 年發表的〈送君珠淚滴〉顯得極為特殊，因為這首歌曲所描寫的戀人分離有一個很明顯的主旨，那便是「當兵」的送別：

一路送君到車站　二人情份不甘放　依依難捨心情重　煞來目眶紅
望君眞心相痛疼　為君守空房　咱情意毋通袜記　我是你的人

二人離別越頭看　點點珠淚滴袜煞　親像眞珠打斷線　傷心送情伴
為國服務著出外　甘願來拖磨　在軍中著愛保重　毋通受風寒

三聲無奈愛分開　我是堅心塊愛你　眞心堅情相意愛　寫批給我知
為君思情暗悲哀　期待倒返來　阮毋管三年抑五載　也是欲等待。[48]

〈送君珠淚滴〉是以送行人的視角，描述主角一路送別準備入伍從軍的愛人到火車站，彼此無奈的分開，囑咐著愛人要寫信連繫，並承諾即使三年五載也要等待愛人歸來。巧合的是，這首歌的誕生，與本文文本來源「中聲電臺」有密不可分的關聯。1962 年周宜新進入中聲電臺擔任「中聲雜誌」節目主持人，他的節目除播放臺語流行歌曲外，也會鼓勵聽眾寫歌詞投稿至

47　林慶鐘，〈傷心的夜快車〉，收入莊明珠、林慶鐘，《莊明珠歌唱集、林慶鐘歌唱集》，編號 AL-769（臺南：亞洲唱片，1966 年）。

48　丁黛，〈送君珠淚滴〉，收入群星，《金曲獎閩南語流行歌曲集第 1 集》，編號 KL-2001（臺北：歌林唱片，1971 年）。

電臺，[49] 後來一位住埔里的聽眾徐品榮便將他寫的作品〈送君珠淚滴〉寄到電臺。1971 年起歌林公司在中視製作歌唱節目「金曲獎」，該節目最大特色是鼓勵觀眾自由投稿詞曲，並邀請歌星現場演唱，最後由觀眾參與票選、決定名次。[50] 於是周宜新將徐品榮投稿的〈送君珠淚滴〉歌詞譜上曲，寄到「金曲獎」參賽，播出後大受歡迎，最終在評審與觀眾共同票選下，獲得該節目最高殊榮「金曲獎」獎座，由歌林公司成立之「歌林唱片」錄製發行，由丁黛演唱。[51]



圖 5、1971 年歌林唱片出 . 曲獎閩南語流行歌曲集第 1 集》唱片，B 面第一首收錄丁黛演唱的〈送君珠淚滴〉。

資料來源：群星，《金曲獎閩南語流行歌曲集第 1 集》。本研究團隊拍攝。

49 周馥儀，〈戒嚴時期黨國控制下臺灣民營廣播之興衰（1952-198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頁 131。

50 張夢瑞，〈中視推出「金曲獎」音樂節目〉，收錄於「聲軌：臺灣現代聲響文化資料庫」：https://soundtraces.tw/media-publication/%E4%B8%AD%E8%A6%96%E6%8E%A8%E5%87%BA%E3%80%8C%E9%87%91%E6%9B%B2%E7%8D%8E%E3%80%8D%E9%9F%B3%E6%A8%82%E7%AF%80%E7%9B%AE/（2022/9/10 點閱）。

51 新竹市文化局，〈周宜新〉，收錄於「臺灣流行音樂資料庫」：https://pmdb.taipei/musichismain?uid=2&pid=253（2022/9/10 點閱）。

政府播遷來臺後不久即實施徵兵制，受國家徵召的青年子弟，一律以火車作為入伍的交通工具，家中若有子弟入伍，可說是鄉里間的大事，甚至會有陣頭鑼鼓一路相隨到車站。[52] 不過像〈送君珠淚滴〉這類描寫車站送別從軍的臺語歌曲卻是絕無僅有，推測可能與當時政治背景有關。在反共抗俄、全民皆兵的總動員情境下，「從軍」作為與國策緊密相關的事物，屬於敏感的政治議題，[53] 因此即使已有〈送君珠淚滴〉成功的案例，卻非創作者或唱片業者們願意多加翻製、推動的對象。而從歌詞中鼓勵從軍的字句，如「為國服務著出外，甘願來拖磨，在軍中著愛保重，毋通受風寒」來看，也隱約透露出當時的政治氛圍，[54] 在威權體制下，對於「從軍」這件事，一般庶民大眾只能強顏表現「歡喜做、甘願受」。



圖 6、1950 年代花蓮光復火車站役男歡送會火車進站。

資料來源：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役男歡送會火車進站〉，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3382&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1/1 點閱）。

52 杜文靖，《大家來唱臺灣歌》，頁 264-265。

53 陳培豐，〈離愁和鄉愁的永遠舞臺：臺語歌曲所演繹的鐵路情懷〉，《文訊雜誌》，第 430 期（2021 年 8 月），頁 54。

54 杜文靖，《大家來唱臺灣歌》，頁 264-265。

車站作為戀人離別與錯過的場所，上演一次次的悲苦情節，而這些歌詞的描述，往往具有強烈的畫面感及劇情張力。因此，在戰後臺灣電影發展蓬勃的時期，許多膾炙人口的鐵道歌曲被改編成同名電影，例如《離別的月臺票》、《哀愁的火車站》等，[55] 而同時期有關鐵道離別的電影亦層出不窮，更加深「鐵道」與戀人分離之間的連結。

二、故鄉的久別

臺灣的經濟結構在戰後開始出現較大的轉變，國民黨政府一連串的農村土地改革政策，最初目的宣稱是為了提升農民權益，實則減少了大量的農村底層工作機會；再加上政府缺乏完善的集體就業輔導機制，使得農村人口為求生存被迫離鄉，隻身前往陌生的都市謀生，搭乘火車遠行的經驗開始體現在常民生活中，有關「月臺」、「車站」等詞彙，也透過臺語流行歌曲，逐步與離鄉的憂愁和情感相連結，於是「故鄉」便成了鐵道離別歌曲的另一項主題。

離鄉鐵道歌曲訴說的最主要對象即是「故鄉」，1960 年〈無情的火車〉以火車的鳴笛與行駛聲為開頭，歌詞描寫快速奔馳的無情火車，載著乘車者往異鄉前進，此時主角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即是他的故鄉：

咻咻咻　火車起行　我欲來離開　目屎流未定
嗚嗚　這臺無情的火車向前去

拜拜拜　故鄉拜拜　憂悶在心內　艱苦無人知
嗚嗚　這臺無情的火車向前去

55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離別月臺票》報紙廣告〉，收錄於「臺灣影視聽數位博物館」：https://tfai.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2743f01d202797b1275805306a76b0d9#5674（2022/9/25 點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哀愁的火車站》報紙廣告〉，收錄於「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e59bc2452b03a3ee5e9ad61f8d1e3c29#5263（2023/6/20 點閱）。

孤單惦在車窗邊　想起彼時心傷悲　稀微無人知　只有自己知
只有　只有　目屎流

拜拜拜我的故鄉　心內茫茫　頭殼暈暈
嗚嗚　這臺無情的火車向前去
嗚嗚　這臺無情的火車向前去[56]

不過思念故鄉畢竟是情緒概念，因此鐵道歌曲經常會將其具體化為對家裡雙親或兄弟姊妹的思念，特別是「母親」經常成為對故鄉思念的最具體表徵。例如 1968 年〈拜託月娘找頭路〉第一段歌詞便點出鄉村女孩與家鄉朋友們因環境所逼，不得已搭乘火車前往都市找工作，希望家鄉的母親不要掛心：

大家偎在車窗心稀微　越頭看見阮的鄉里心哀悲
今夜欲離開家鄉 出外去賺錢　是為著環境所致 不得已
媽媽妳也毋免掛意 阮大家會自己注意
可愛的故鄉呦再會啦 媽媽再會啦[57]

1968 年的〈車站離愁〉，乘車者孤身搭乘夜快車離鄉，列車一直往都市前進，火車的鳴笛也替乘車者感到悲哀、增添寂寞，此時在車上的主角所思念的，正是故鄉的父母及兄弟姊妹們：

離開着慈愛的　父母身軀邊
阮孤單站車內　心頭感傷悲
哥哥也免掛意　我會思念你
親愛姐姐呀　再會再會

56　陳芬蘭，〈無情的火車〉，收入陳芬蘭，《陳芬蘭歌唱集》，編號 AL-358（臺南：亞洲唱片，1960 年）。
57　文鶯，〈拜託月娘找頭路〉，收入文鶯，《文鶯歌唱集》，編號 TL-1005（臺北：東亞唱片，1968 年）。

夜快車無休睏　載阮一直去
車螺聲也哀悲　害阮心稀微
一時的離別啊　總會再相會
心愛弟弟呀　再會再會

優美的故鄉呀　再會啦再會
從今後阮孤單　流浪他鄉里
忍耐着滿腹的　離別的憂愁
可愛妹妹啊　再會再會[58]

多數離鄉鐵道歌曲將母親當成思念的主要對象，1969 年〈星夜的快車〉顯得格外特別，主角孤身搭乘高雄出發的夜快車到城市打拼，想到與父親分開的心痛。同時，透露來到陌生都市求職的不安與擔憂：

自恨自嘆哭歹命 忍心離開爹
少年的人愛打拼 東西南北行
趁着今夜最後一班 高雄發的夜快車
雖然甲爹要來分離心內眞疼痛 雖然甲爹要來分離心內眞疼痛
恐驚出外無親無晟 無人甲阮請[59]

其次，這些以離鄉為主題的臺語鐵道流行歌曲，大都反映著戰後經濟轉變下，鄉村子弟無分性別被迫前往都市謀生；在情感的描寫上，不只是強調與家人分手的悲情、哀愁與無奈，亦會摻雜乘車者到城市打拼的未知與迷惘。例如前面提到 1968 年〈拜託月娘找頭路〉，第二段歌詞描述主角到達都市後也非順利的開始，而是充滿著找工作的不安定感，只能拜託月娘幫忙找頭路：

58　該曲三段歌詞末句，唱片歌詞原文收錄為「再會再會」，原曲則演唱為日語「さようなら」。鄭淑娟，〈車站離愁〉，收入群星，《飛龍歌唱集》，編號 NS-202（臺北：南星唱片，1968 年）。

59　郭大誠，〈星夜的快車〉，收入郭大誠，《郭大誠臺語流行歌曲第 5 集》，編號 WL-1028（臺北：五龍唱片，1969 年）。

大家來到他鄉里心稀微　找來找去攏無熟識心哀悲
阮今日倚在他鄉 怎樣活落去
誰人會同情阮是 出外人
找頭路也無彼容易 毋知欲安怎樣才好
天頂的月娘呦拜託你 替阮找頭路[60]

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迫使鄉村人口為負擔家計必須移動到都市就業，並使得到城市工作成為一種「打拼」、「成功」的象徵，這可說是 20 世紀後許多國家現代化過程共同面臨的經濟結構問題，同時代的日本即是一個絕佳的事例。

二戰結束大約十年後，日本進入高速經濟成長期，以東京為代表的大都市開始產生大量勞動需求。而日本的傳統家業係由長子繼承。因此，對於不具備繼承權的鄉村子女來說，離鄉出外就業也成為人生中的必然。在此背景下，戰後日本大批鄉村青年自發性地前往城市就業，而政府亦順應這一趨勢提出一系列輔導措施，1954 年起，在縣市政府及國鐵合作下，首班專門載運就業者的特開臨時火車「集體就職列車」發車，一路從青森開往東京上野車站。此外，1960 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全國設立「公共職業安定所」，由政府媒合雇主與學校，協助中學畢業生集體至城市就業。於是「搭乘集體就職列車」也就成為戰後日本人民重要的集體記憶。[61]

1980 年代，日本作家鈴木明曾對日本民眾進行「戰後日本的代表性歌曲」調查，選出最受到日本人懷念與共鳴的歌曲，其中一首入圍百名的歌曲——1964 年的〈あゝ上野駅〉（啊啊！上野車站）：[62]

60　文鶯，〈拜託月娘找頭路〉，收入文鶯，《文鶯歌唱集》，編號 TL-1005（臺北：東亞唱片，1968 年）。

61　陳培豐，《歌唱臺灣》，頁 234-239；公益財団法人東日本鉄道文化財団，〈鉄道開業 150 年記念 企画展『鉄道の作った日本の旅 150 年』〉，收錄於「鉄道博物館」：https://www.railway-museum.jp/press/pdf/20220706_1.pdf（2024/2/19 點閱）。

62　陳培豐，《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頁 234-239。

就職列車に　ゆられて着いた　遠いあの夜を　思い出す
上野は俺らの　心の駅だ　配達帰りの　自転車を
とめて聞いてる　国なまり[63]

歌曲講述一群青年離開故鄉與親人，搭乘「就職列車」前往東京上野車站的過程，放在戰後日本工業化的過程來觀察，這首歌的入選即不難理解。



圖 7、上野車站的「あゝ上野駅」紀念歌碑。

圖片說明：豎立於今東京上野車站廣小路出口前的「あゝ上野駅」紀念歌碑，建造於 2003 年，由一群戰後時期至東京找工作的中小企業主共同出資打造。[64]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4 年 2 月 3 日）。

63　〈ああ上野駅〉，收錄於「Uta-Net」：https://www.uta-net.com/song/4/（2024/2/19 點閱）。

64　台東区役所観光課，〈ああ上野駅歌碑〉，收錄於「TAITO おでかけナビ」：https://t-navi.city.taito.lg.jp/spot/tabid90.html?pdid1=401（2024/2/19 點閱）。

由於臺鐵並未提供類似的「服務」，相較於〈あゝ上野駅〉所呈現的日本青少年集團就職現象，同時代的鐵道臺語歌曲中，臺籍子弟往往是在告別家鄉後，孤身或是與幾位好友到城市尋覓工作，工作機會的不確定性使得這趟前往陌生異鄉的旅途，充滿各種未知與不安。不過，在離鄉遊子心中，這趟離別終究只是「暫時」的，支持他們在異鄉打拼的動力，都是盼望有機會要再回到故鄉。〈拜託月娘找頭路〉的最後一段便唱道：「大家著愛認真打拼，毋通來辜負著別人；故鄉的媽媽呦，有一日阮會倒返去。」[65] 同樣意涵的還有 1964 年〈田庄兄哥〉：「總是交代彼個心愛小姑娘，叫伊免躭憂，來去都市若趁有錢我會返來呦」[66]；1966 年〈離別的夜快車〉：「若無成功不願返來，著要打拚，毋湯來心傷悲，夜快車 KIKIKI KOKO 向對臺北啦」[67] 等等。

在這樣對於有朝一日將回到故鄉的期盼下，於是衍伸出「離鄉」後再「返鄉」的歌曲；不過因為出外打拼成功與否的未知性，這些返鄉歌曲所呈顯出的離鄉代價與返鄉後的結局也各不相同。例如 1967 年的〈追婚特快車〉，描寫在都市打拼成功的主人翁搭乘夜行特快車返鄉，奔馳的火車即將成為乘車者實現離鄉時與家鄉愛人約定好的心願：

夜行的快車載阮要去找彼個心愛的人
月娘也知阮心肝　陪伴著阮心茫茫
心愛的　阮已經　事業會得來成功
心愛的　阮已經　事業會得來成功
所以阮欲返去你身邊　完成著你我的心願呦　做一對ㄟ好伴侶[68]

65　文鶯，〈拜託月娘找頭路〉，收入文鶯，《文鶯歌唱集》，編號 TL-1005（臺北：東亞唱片，1968 年）。
66　黃西田，〈田庄兄哥〉，收入群星，《雷虎轟動歌集》，編號 RF-301（臺北：雷虎唱片，1964 年）。
67　陽鳴，〈離別的夜快車〉，收入群星，《皇冠「太陽集」第 1 集》，編號 CR-001（臺北：金像唱片，1966 年）。
68　陳新峯，〈追婚特快車〉，收入群星，《金大豹臺語流行歌第 3 砲》，編號 KTP-1004（臺北：惠美唱片，1967 年）。

1967 年〈田庄兄哥返來了〉，作為〈田庄兄哥〉的續作，主角到都市遲遲未尋覓到好的工作機會，最終選擇返鄉，雖蹉跎光陰，但也欣喜回鄉與心愛的姑娘相見：

歐呼　甭願擱鼻菸酒香味所以阮袂返來啦
已經看破已經看破 彼個繁華都市喲
恬這歸年阮也尋無好機會 愈想愈狼狽
事到如今返來田庄 田園懵做喲
咻咻磅磅咻磅磅 恬車內搖來搖去一時睏落眠[69]

相形之下，1969 年〈故鄉的列車〉，主角離鄉 5 年，雖然打拼成功，但返鄉的遭遇，卻面對愛人已嫁作人婦：

心愛的人心愛的妳敢不知　我是眞心塊愛妳
為着妳來離開 故鄉有五年　今那日返來的時 歡喜要看着妳
無疑會給我心破碎　枉費阮思戀妳

心愛的人心愛的妳無想起　要來分開彼一日
妳甲我也立誓 約束的代誌　怎樣妳會來變心　甲別人去結婚
無彩我犧牲着一切　打拼要安慰妳[70]

由於「過去的青春夢已經是無望」，主角在萬念俱灰之下，選擇「看破着阮的一生，甘願來離開着可愛的阮的故鄉里，再流浪他鄉里」，[71] 使得出外打拼的結果，最終以悲劇收場。

搭火車出外打拼的風險既然如此高，於是有些主角忍受不住異鄉的孤單與迫切期待見到愛人，寧願再搭乘奔馳的特快夜車返鄉，誓言與愛人永不分離。例如 1971 年〈特快尾班車〉以火車行駛聲為開頭，歌詞描寫：

69　黃西田，〈田庄兄哥返來了〉，收入群星，《十大歌星大會串第 1 集》，編號 1001（臺北：海山唱片，1967 年）。
70　黃西田，〈故鄉的列車〉，收入黃西田，《黃西田轟動歌唱集》，編號 WL-1027（臺北：五龍唱片，1969 年）。
71　黃西田，〈故鄉的列車〉，收入黃西田，《黃西田轟動歌唱集》，編號 WL-1027（臺北：五龍唱片，1969 年）。

坐尾班特快夜車 規暝懷念經過 我暗中流着珠淚叫着你名字
心愛的你敢還有愛着阮一人 心愛的你敢愛我返去你身邊
快樂過着春天 快樂過着春天
無論你對我怎樣我也我也永遠需要着你

離開着心愛故鄉 離開心愛的人 我雖然不願怨恨運命的安排
心愛的你也明瞭我愛只有你 心愛的我也相信你有体貼心
今後無來離開 今後無來離開
無論是運命怎樣我也我也甘願站你身邊[72]

再者，不同於前一類與戀人分離的鐵道歌曲往往集中在車站內元素的乘車與送別，離鄉鐵道歌曲由於強調的是「故鄉」。因此，更多的是描寫乘車者搭乘火車離鄉、返鄉的動態過程，或是加上火車抵達目的地時的景緻。1967 年〈心愛的我返來啦〉描寫主角離鄉後返鄉的過程，從火車上看見的，即便是夕陽西下，可愛的故鄉已近在咫尺：

惦車內已經看見 故鄉的景緻 想起來我實在不應該去都市
辜負了青春期 希望你來原諒我　心愛的姑娘
啊……自今後毋擱再離開 可愛的鄉里

（口白）離開一年外的故鄉 現在也漸漸要到了
心愛的我要擱倒返來你的身邊了 妳有歡迎否？妳有歡喜否？
心愛的……

車窗外黃昏日頭 漸漸落山後 彼時拵來送我行路也頭勾勾
忍耐著目屎流 我今日又返來啦 心愛的姑娘
啊……自今後毋擱再離開 心愛的身邊[73]

72　尤美，〈特快尾班車〉，收入群星，《八卦山之戀、特快尾班車》，編號 CS-6008（臺北：中外唱片，1971 年）。

73　黃西田，〈心愛的我返來啦〉，收入群星，《金大豹臺語流行歌第 7 砲》，編號 KTP-1007（臺北：惠美唱片，1967 年）。

1969 年〈星夜的快車〉最後一段歌詞描寫高雄發的最後一班夜快車，載著傷悲離鄉的乘車者，搭配著窗外的星光閃爍，一直往都市的方向前進：

離開鄉里要來去 異鄉的城市 抱着滿腹的志氣 出外要求利
趁着今夜最後一班 高雄發的夜快車 坐在車內暗暗傷悲 不敢珠淚滴
坐在車內暗暗傷悲 不敢珠淚滴 看出窗外天星閃熾 伴阮一直去[74]

1969 年的〈惜別小車站〉，描寫乘車者與愛人離別後，搭乘火車前往臺北打拼，其中第二與第三段歌詞寫到火車沿途走過彼平山（對面山頭）、這平嶺（這邊山頂）、鐵柝橋，配合著「俊叭叭」的火車聲，形成一幅動態的離鄉畫面：

俊叭叭俊叭叭叭俊叭叭叭叭 啊初次出外心驚驚
心愛的姑娘叫阮愛打拼 交待着愛聽 俊叭叭哺一直行
走過彼平山又過這平嶺 到臺北一定寫批寄給你
親愛的請你放心 俊叭叭叭叭叭再會啦

俊叭叭俊叭叭叭俊叭叭叭叭 啊啓田做人心眞正
心愛的姑娘請妳免探聽 這臺火車聲 俊叭叭哺眞好聽
走過鐵柝橋心肝哎哺趙 趁有錢一定我會寄給你
親愛的請你放心 俊叭叭叭叭叭再會啦[75]

當然，離鄉鐵道歌曲仍不免會使用到靜態的鐵道元素，只不過在歌曲中的表現手法則與戀人分別的鐵道歌曲略有差異。以「車窗」為例，作為發車前的回首，在離鄉鐵道歌曲中，從車窗望去的不是前來送行的戀人，而是越來遙遠的故鄉。例如前面引述〈拜託月娘找頭路〉：「大家偎在車窗心稀微，越頭看見阮的鄉里心哀悲。」[76]

74 郭大誠，〈星夜的快車〉，收入郭大誠，《郭大誠臺語流行歌曲第 5 集》，編號 WL-1028（臺北：五龍唱片，1969 年）。

75 葉啟田，〈惜別小車站〉，收入葉啟田，《葉啟田轟動歌唱集》，編號 TLA-311（臺北：泰利唱片，1969 年）。

76 文鶯，〈拜託月娘找頭路〉，收入文鶯，《文鶯歌唱集》，編號 TL-1005（臺北：東亞唱片，1968 年）。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鐵道臺語流行歌曲的發行量雖已不若以往，然而臺灣新一階段的都市發展及城市鐵路建設革新也造就新時代下鐵道離鄉歌曲的轉變。1980 年代，臺灣躋身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僅用不到 30 年的光景便從農業社會快速轉型，被國際譽為經濟奇蹟，與香港、新加坡、南韓並稱「亞洲四小龍」，都市化的人口移動浪潮更為洶湧，加上社會資源地域分布的嚴重不均，皆使得首都「臺北」成為這場經濟奇蹟的具象化代表與聚光燈焦點，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民無不趨之若鶩。[77] 另一方面，1989 年，新臺北車站正式啟用，使臺北成為全國第一個鐵路地下化的城市，也開創了臺灣鐵路建設與都市發展的新紀元。[78]



圖 8、1989 年臺北車站鐵路地下化啟用。

圖片說明：1989 年 9 月 1 日臺北鐵路地下化暨臺北新站第一期工程啟用典禮，行政院長李煥、臺灣省主席邱創煥與交通部長張建邦等前往參與。

資料來源：臺灣新生報、國史館，〈臺北鐵路地下化啟用典禮〉，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84649&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8 點閱）。

77 葉萬安，〈臺灣究竟創造哪些經濟奇蹟〉，《國史館館訊》，第 3 期（2009 年 12 月），頁 4；陳沿佐、李宇承，〈都市化浪潮 變調的城市（下）｜看見臺灣五十年｜華視新聞雜誌〉，收錄於「華視」：https://news.cts.com.tw/cts/general/202110/202110162059372.html（2024/11/20 點閱）。

78 臺灣新生報、國史館，〈臺北鐵路地下化啟用典禮〉，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84649&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8 點閱）。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1990 年林強推出一首〈向前走〉，以充滿希望的語調，講述主角搭乘火車從家鄉一路行駛到都市的沿途動態過程。1960-1970 年代有關離鄉的鐵道歌曲，或流露離別的哀愁、或呈現迫於家計前往都市的無奈，並盼望有朝一日成功後得以返鄉；相較之下，1990 年的〈向前走〉則表現出主角勇於揮別熟悉的人物與土地，「啥物攏不驚」的前往都市，其目的不僅打拼賺錢，更期盼落地生根在「啥物好空的攏在那」的臺北，創造自己的一片天空：

火車漸漸在起行　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
親愛的父母再會吧　到陣的朋友告辭啦
阮欲來去臺北打拼　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
朋友笑我是愛作暝夢的憨子　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
OH ！再會吧　OH ！啥物攏不驚
OH ！再會吧　OH ！向前走

車站一站一站過去啦　風景一幕一幕親像電影
把自己當作是男主角來扮　雲遊四海可比是小飛俠
不管是幼稚也是樂觀　後果若按怎自己就來擔
原諒不孝的子兒吧　趁我還少年趕緊來打拼
OH ！再會吧　OH ！啥物攏不驚
OH ！再會吧　OH ！向前走

臺北臺北臺北車頭到了啦　欲下車的旅客請趕緊下車
頭前是現代的臺北車頭　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
一棟一棟的高樓大廈　不知有住多少像我這款的憨子
卡早聽人唱臺北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一點攏無感覺
OH ！啥物攏毋驚　OH ！向前走[79]

79　林強，〈向前走〉，收入林強，《向前走》，編號 RR-258（臺北：滾石唱片，1990 年）。

除此之外，這首對城市臺北與自我未來滿懷積極希望的〈向前走〉，還以前一年（1989）剛啟用的新臺北車站為舞臺，拍攝了「音樂錄影帶」，並在電視的廣泛傳播下，讓新臺北車站的大廳景觀搭配著北上追夢的歌詞內容，成為新一代臺灣年輕人勇於主宰自我的時代表徵。而就在〈向前走〉發布的隔年（1991）5 月，爆發「獨立臺灣會案」，上千名來自全國各大學的師生及社運團體進占臺北火車站大廳，提出「廢除叛亂惡法、要求釋放無辜、反對政治迫害、尊重學術自由」四大訴求，在新臺北車站為新時代的自由民主奮力吶喊。[80]

鐵道作為戰後臺灣南北往來的重要交通，也承載著戀人分離的傷悲；不過隨著通訊設備與交通工具的日趨發達，月臺上的分手與錯過不再等同緣分的斷連與長年的久別；而鐵路作為城鄉移動的長途工具，也承載著每位離鄉遊子的悲歡離合，時至今日，儘管火車始終仍為城鄉移動的重要工具之一，不過人們前往城市的動機已變得複雜多元，城市不僅是謀生的他鄉，亦可能是追夢的新鄉。

肆、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的鐵道娛樂

火車除了作為「久別」的南北遠行工具，本身也是一種國內往來各處之交通選擇。1908 年縱貫鐵路開通時，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便出版《臺灣鐵道名所案內》作為臺灣的旅行指南，而後 1912 年鐵道部再發行《臺灣鐵道案內》，內容大致沿襲前一版本《臺灣鐵道名所案內》。1916 年，鐵道部再出版《鐵道旅行案內》，並於 1924 年更名為《臺灣鐵道旅行案內》，持續出版

80　邱萬興，〈那一年，調查局染指校園，學生佔領了火車站〉，收錄於「民報」：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1e1241f3-e4eb-4b32-9def-a1cbac1501e0（2022/10/8 點閱）。

至 1942 年為止。[81] 即使日治時期火車的搭乘者多半是日本人或臺灣中上層階級，一般百姓尚非主要乘客，這些鐵道旅遊指南鎖定的客群，亦是足以負擔火車交通及享受休閒娛樂的上流人士，然而，鐵道案內的出版說明了鐵道與旅遊娛樂之間長久密切的關係。



圖 9、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產業館旁設有「鐵道案內所」。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產業館〉，收錄於「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bba8ee541f573440be429778368b8f6c#153976（2022/10/17 點閱）。

到了戰後，因應火車搭乘人數日趨增加，臺鐵開始更新鐵路設備與服務項目，其中便包括為了鐵道旅行所推出的新車種。1967 年出現一首描寫主角在車站苦等愛人的歌曲，如〈無情的觀光號〉：

81 齊藤啟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塑造的臺灣形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編《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大正 13 年版〉，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11000009257&IndexCode=MOCCOLLECTIONS（2022/10/10 點閱）。

明明是約束今日要坐觀光號
離開著複什街市來去他鄉里
過着咱自由自在眞情甲眞愛
為什麼時間只剩最後五分鐘
你還沒來到車站啊你敢來變心？[82]

歌曲的主題其實並未談及和休閒娛樂相關的旅行產業，甚至是描寫戀人分手情境，不過卻提及「觀光號」——臺鐵為推展觀光而出的新車種，意味著這種新車種開始走入大眾生活，甚至被寫進臺語流行歌曲當中。

「觀光號」的出現可追溯到 1950 年代後期，當時政府為賺取外匯，發展觀光旅遊業，臺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在 1957 年擬訂「發展臺灣省觀光事業三年計畫綱要」作為戰後臺灣第一個觀光政策，其重點便是以鐵路縱貫線各風景區及重要縣市入手，俟橫貫公路開闢完成，再擴展至公路各風景地區。[83] 1961 年，鐵路局為配合政府政策及提升服務品質，在縱貫線開行「觀光號」列車，以柴油電力機車頭牽引，車廂內配有坐臥兩用椅，並在 1963 年加裝冷氣，成為臺鐵最早有空調的列車。此外，還有一節配備廚房餐車的車廂，專供旅客用餐，是當時最具奢華代表性的高級列車。[84] 到了 1970 年，臺鐵的新車種「莒光號」加入營運，在功能與定位上和觀光號衝突，也讓觀光號在 1978 年 4 月 25 日開出最後一班列車後停駛，隨將部分車廂改裝為莒光號。

82 陳婉玲，〈無情的觀光號〉，收入群星，《全省電塔獎冠軍大會串第 2 集》，編號 TWA-52（臺北：電塔唱片，1967 年）。

83 許碧書，〈臺灣觀光產業發展與中國大陸旅遊法因應策略〉，《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258 期（2014 年 10 月），頁 3-2。

84 劉文駿、王威傑、楊森豪，《百年臺灣鐵道》，頁 133；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觀光號〉，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236252&IndexCode=Culture_Event（2022 年 10 月 1 日點閱）。



圖 10、1978 年 4 月 25 日臺鐵最後一班觀光號列車發車。

圖片說明：臺北車站站長陳德沛在月臺行舉手禮向列車長張旭堂致意，而後臺鐵最後一班觀光號列車將從臺北開往屏東車站。

資料來源：臺灣新生報、國史館，〈臺鐵最後一班觀光號列車〉，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84695&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17 點閱）。

觀光號的出現，顯示戰後臺灣的鐵道不僅做為離鄉遠行的工具，亦具備重要的休閒娛樂功能。事實上，觀察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便可發現，除了以離情為大宗，也可看到描寫搭乘火車出遊的歡快歌曲。在這些歌曲中，列車行駛的路線不再是城鄉移動的起迄，而是旅遊的目的地或旅途的風景，並透露出不同於離別戀人或離鄉遊子的其他火車客群。

1968 年的〈心心相愛〉，描寫的便是一對自由戀愛下的熱戀情侶，自由挑選著約會地點與交通工具：

咱倆人惦公園　一見鍾情來熟識
無論如何永遠毋通愛情來變歹 即應該
咱要坐汽車還是坐火車　就來決定時間同齊倘起行
洗溫泉爬山嶺不通心驚驚

咱倆個已經是同款的運命
心心 相愛相愛[85]

1967年的〈新婚夜快車〉則以新婚夫婦為主角，在此歌曲中的「夜快車」不再渲染離別感傷，而是承載著歡喜旅行：

你來伴我我伴你　沿路講話笑微微
新婚夜快車　嘰嘰哩咯咯輕鬆快樂
載阮兩個一直去
大貝湖關仔嶺　風景眞正美
因為有你在身邊　海角天邊也來去

你來叫我我叫你　双人情愛糖蜜甜
新婚夜快車　嘰嘰哩咯咯輕鬆快樂
載阮二個一直去
阿里山日月潭　風景眞正美
心情歡喜無塊比　唱出快樂的歌詩

你來愛我我愛你　咱是一對好伴侶
新婚夜快車　嘰嘰哩咯咯輕鬆快樂
載阮兩個一直去
仙公廟陽明山　風景眞正美
趁着新婚緊來去　好好渡過好假期[86]

歌詞提及的旅行景點，包含大貝湖（即澄清湖，高雄）、關子嶺（臺南）、阿里山（嘉義）、日月潭（南投）、仙公廟（指南宮，臺北）、陽明山（臺

85　葉啟田，〈心心相愛〉，收入葉啟田，《臺語流行歌葉啟田阿哥哥專集第 1 集》，編號 TLA-301（臺北：泰利唱片，1968 年）。

86　文丁、尤卿，〈新婚夜快車〉，收入群星，《五虎轟動臺語歌曲 第 318 集》，編號 FT-318（臺中：五虎唱片，1967 年）。

北），涵蓋當時臺灣最熱門的風景區，讓聽歌的人彷彿也跟著這對新婚戀人進行了一趟甜蜜的旅程。

鐵道既帶有休閒意涵，則火車除了是旅行約會的交通工具外，「坐火車」本身也可以是娛樂的一環，乘車者在車上的際遇與經驗，同樣充滿著趣味。1968 年出現一首〈車頂美姑娘〉，以火車的行駛聲與鳴笛聲為開頭，歌詞生動的描寫搭乘火車的乘客，在車上看到一位美麗姑娘的際遇，搭配著火車一路穿山洞、過鐵橋，駛至演唱者葉啟田的故鄉——嘉義的動態場景：

坐火車過洞孔 心情真輕鬆
車頂一位美姑娘 目睭真活動
嘴巴胭脂抹紅紅 長長黑頭髮
看人着用目尾送 害我心臟跳恰恰
要問妳一句話 不知通不通

坐火車到嘉義 心情真趣味
車頂彼個美姑娘 對阮笑微微
給我添加勇氣 緊緊行偎去
剛好嘴要問妳 忽然聽着嗶嗶嗶 [87]
想問的一句話 閣再吞落去

坐火車過鐵橋 身軀跟它搖
耳孔邊塊玲瓏叫 心肝像火燒
請問小姐要叨去 敢會感稀微
那要感覺有趣味 咱來做着好友誼
怎樣妳無誠意 越頭做妳去 [88]

87 該處演唱為「給我添加著勇氣 緊緊行偎去　剛好開嘴要問妳 忽然聽着嗶嗶嗶」，唱片歌詞原文收錄為「給我添加勇氣 緊緊行偎去　剛好嘴要問妳 忽然聽着嗶嗶嗶」。

88 葉啟田，〈車頂美姑娘〉，收入葉啟田，《葉啟田成名曲傑作集》，編號 GSA-2003（臺北：金星唱片，1968 年）。

這首歌是葉啟田的老師郭大誠創作，1960 年代末期，他曾投資拍攝電影，常常需要隨片登臺，利用播放電影的空檔上臺演唱，由南到北有時一天要趕六、七家戲院，忙得只能在車上吃便當。這樣的經歷激發出他的靈感，於是寫下〈車頂美姑娘〉，成為葉啟田的暢銷曲目之一。[89]

相較於上述歌曲多是講述甜蜜熱戀或萌芽愛情，1972 年還有一首〈歡樂列車〉，藉由一對老夫妻搭乘火車與其他乘客的對話，體現自由自在的晚年生活，即歌中沒有表明乘車者的出遊景點，卻不減鐵道帶來的樂趣：

三嬸婆做人眞風騷　規日想迫迌
三叔公仔陪伴着伊　坐在車內唱山歌
有人感覺趣味就問伊　到底要去叨位
二個嘴開同齊就講　隨在火車　看要走到叨位　阮就去彼位

三嬸婆一生免拖磨　心情眞快活
三叔公仔溫柔體貼　出門一定娶作伴[90]
有人感覺趣味就問伊　到底恁站叨位
二個嘴開同齊就講　加問火車　看伊對叨起行　阮就站治彼

三嬸婆歲頭無外多　生做肥甲白
三叔公仔面皮縐縐　規身骨頭一鉛皮
有人感覺趣味就問伊　到底今年幾歲
二個嘴開同齊就講　請坐火車　人生就是快樂　歲頭啥關係[91]

89　郭麗娟，《寶島歌聲》，頁 81。
90　該處演唱為「出門一定娶作伴」，唱片歌詞原文收錄為「出門兩人朗作伴」。
91　李祝慧，〈歡樂列車〉，收入群星，《大自然第 1 集》，編號 DTR-1001（臺北：環球唱片，1972 年）。



圖 11、1972 年環球唱片出版《大自然第 1 集》唱片封面。

圖片說明：唱片收錄〈歡樂列車〉一曲，唱片封面印有歌曲的主人翁三嬸婆、三叔公仔搭乘火車的逗趣插畫。

資料來源：中聲電臺藏，本研究團隊拍攝。

上述有關鐵道娛樂的臺語流行歌，數量雖不及遠行離別為主題之歌曲，卻顯現戰後鐵道在臺灣人民生活中兼具的休閒意義，及鐵道多元乘客類型、所乘載的多樣化故事，由此豐富了流行歌曲的創作養分與歌曲主題。鐵道除了可被用以傳達戀人離別的感傷、異鄉遊子的思念，以及都市化下年輕人們對大都市的不安與嚮往等，亦可敘述熱戀愛侶的情投意合、新婚夫婦的濃情蜜意、陌生人一見鍾情及晚年夫妻的自在逍遙等各種情境。

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的鐵道工作者

火車是離鄉遠行的工具、旅行約會的選擇、漫遊的方式，甚至是美麗邂逅的場所，火車既有起點，不免有終點，到站後乘客各自奔向他們的歸宿。不過有一角色始終不曾離去，即火車上以及環繞火車站周遭的鐵道工作者。

鐵道每日得以順利運行，將乘客從啟程平安送到歸途，背後有鐵道工作者的努力，戰後隨著新式車種與多樣化服務的推陳出新，新興的鐵道職業亦應運而生，其中與乘客關係密切，十足體現新興鐵道服務之代表便是「快車小姐」。

1963 年的〈快車小姐〉，以從業人員的視角描寫其一天的工作剪影，除可見火車行駛的遠近景緻與各停靠站，還能綜觀搭乘火車的各種乘客類型，舉凡學生通勤、商人出差、新婚旅行及與愛人同行；同時從歌曲中對於各車廂的描寫，亦可發現今昔不同的劃位編號方式：

我就是青春的快車的小姐
無論是風颱時也是落雨天
逐早起坐火車為人來服務
輕鬆來唱出著甘蜜的歌聲

遠遠的彼平是農村的厝頂
近近的這平是繁華的街市
看彼平看這平真正有趣味
無意中火車亦走到幾十里

甲車的一號是學生的人客
乙車的二號是親像生理人
丙車的三號是新婚的一對
丁車的四號是我的彼個人

臺北若出發了就是新竹站
新竹的過去是美麗臺中站
臺中來吃中晝就欲去臺南
火車若到高雄阮就欲出嫁[92]

這首歌曲中亦搭配了火車的鳴笛聲，然而相較於離鄉與離別，此處的鳴笛聲顯得輕鬆愉快，作為快車小姐開心出嫁的啟程，歌曲的最後還加入了西洋的〈結婚進行曲〉，預示了歌中主角的幸福結局。

1965 年發行的〈速度飛快車〉則反向從乘客的視角描寫對美麗快車小姐的一見鍾情，反映著快車小姐在當時的廣受歡迎，受到乘客的欽慕：

返來去返來去　趕緊返來去
火車塊走　親像火箭　速度無塊比
快車的小姐美美　點胭脂抹水粉
眞可愛　初次見面我的心為妳迷
眞美麗眞美麗　實在眞美麗
不通想不通擱想　不通擱再想
趕緊返來去　趕緊返來去

返來去返來去　趕緊返來去
鑽入洞空　走過鐵橋　心肝畢哺趙
快車的小姐美美　紅嘴唇白嘴齒
眞古錐　對我微笑引起我心茫茫
眞美麗眞美麗　實在眞美麗
不通想不通擱想　不通擱再想
趕緊返來去　趕緊返來去

返來去返來去　趕緊返來去
看見車外　親像電影　一直閃過去

92　文夏，〈快車小姐〉，收入文夏，《文夏歌唱集》，編號 AL-535（臺南：亞洲唱片，1963 年）。

快車的小姐美美　雞卵面黑目睭
眞妖嬌 一見鍾情你給我心綿綿
眞美麗眞美麗　實在眞美麗
不通想不通擱想　不通擱再想
趕緊返來去　趕緊返來去[93]

1955 年，為邁向快速和服務取勝的高級客車時代，臺鐵向日本東急購入 DR2500 型柴油客車，1956 年起加入行駛。這款全新客車「柴油特快」時速達 100 公里，從臺北至高雄只需 5.5 小時左右，成為當時全臺最快的陸上交通工具，也因其速度飛快，又被民眾稱為「飛快車」。1957 年，臺鐵再購入增備車 DR2600 型動力車，因應越來越多的搭乘旅客。除速度飛快創下當時的記錄外，這批柴油特快的另一項重大措施，即在每節車廂中配置一位隨車服務人員「飛快車小姐」。當年飛快車小姐必須經過嚴格甄選，舉凡身高體重到氣質儀態等都是甄選條件，而工作內容包含整理車廂、發茶葉、發毛巾、發放報紙雜誌等，若發生緊急狀況，亦須做為第一線應變處理及安撫乘客。飛快的車速加上新穎專業的服務，使得飛快車小姐一推出即受民眾歡迎。各類服務導向的新型列車也都配置有隨車服務人員，包括 1961 年推出的觀光號、1968 年的光華號等，讓隨車小姐成為當時極受歡迎的職業，成為許多乘車旅客爭相拍照、追求的對象。[94]

而不同於穿著光鮮亮麗，隨著列車行駛的快車小姐，在火車停靠各站時，還有一群衣著樸實、與時間競賽的月臺叫賣小販。雖然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並無專為這群小人物打造的歌曲，不過發行於 1964 年的〈田庄兄哥〉，則在間奏的口白，巧妙的將他們「鑲嵌」了進去：

93　郭大誠，〈速度飛快車〉，收入郭大誠，《郭大誠傑作集》，編號 FT-307（臺中：五虎唱片，1965 年）。

94　洪致文，《珍藏世紀臺灣鐵道——幹線鐵路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71-78；花蓮縣文化局，〈民國 52 年時的東線柴油對號第一期快車小姐〉，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0238&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11 點閱）。

噢……毋願擱鼻田庄土味，所以要來再會啦
趁著機會　趁著機會　火車載阮要去吻
總是交代彼個心愛小姑娘　叫伊免躭憂
來去都市若趁有錢我會返來吻咻咻蹦蹦咻蹦蹦
恬車內　搖來搖去也搖到臺南
（口白）：臺南到了！臺南到了！便當！壽司！便當！壽司！
噢……毋願擱騎犁田水牛　所以決定再會啦
趁著機會　趁著機會　火車載阮要去喲
想起小姑娘的迷人紅嘴唇　一時心憂悶
為著將來你咱幸福暫時忍耐喲咻咻蹦蹦咻蹦蹦
恬車內　搖來搖去也搖到臺中
（口白）：臺中到了！臺中到了！田豆！瓜子！田豆！瓜子！枝仔氷！
噢……毋願擱聽水蛙咯咯　所以暫時再會啦
趁著機會　趁著機會　火車載阮要去喲
最好你我每日身體若平安　我不驚艱難
那有時間一定寫批安慰著妳喲咻咻蹦蹦咻蹦蹦
恬車內　搖來搖去已經到臺北
（口白）：臺北到了！臺北到了！請各位毋通袂記得別人的物件。[95]

〈田庄兄哥〉除了以告別故鄉的愛人、離鄉前往都市作為敍事主軸外，更藉由穿插口白，表現著列車從南到北在各站停靠的過程，最終也不改詼諧口吻，改編車站廣播來傳達主角已抵達目的地臺北，而沿途逗趣叫賣聲，便成為該曲的一大特色。作為大受歡迎的流行歌曲，〈田庄兄哥〉也被不同歌手翻唱，而翻唱者經常在月臺叫賣聲口白的片段上發揮創意，加入不同巧思，使得這幾段口白出現過各種不同版本，也顯現了月臺叫賣文化在過去的豐富性，得以給予創作者各種靈感。例如 1985 年收錄在《吉馬臺語大對唱

95　黃西田，〈田庄兄哥〉，收入群星，《雷虎轟動歌集》，編號 RF-301（臺北：雷虎唱片，1964 年）。

③》專輯，由羅安、李玲玉翻唱的版本可聽到戲謔、樂而不淫的水果及生活日用品，甚至置入性叫賣著自家公司的錄音帶：

> （口白）：喂臺南到啦！臺南到啦！便當、壽司、田豆、瓜子、鳳梨、西瓜、剪刀、菜刀、卡拉 OK、衛生棉仔紙、泡泡糖。
> （口白）：琪仔冰，琪仔冰，燒的，芒果大的，自己生的啦！小姐凸凸凸柑，錄音帶，吉馬大對唱啦。[96]

過去西部縱貫鐵路未鋪設雙軌時，南北列車交會需費不少時間等待，再加上除了高級列車外，大多數火車並沒有冷氣設備，因此窗戶不似今日採封閉式設計，取而代之的是可開式大車窗。上述的時空條件，促成「月臺叫賣」成為一門絕佳生意，也使得戰後臺灣人的乘車經驗中，月臺小販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



圖 12、1970 年代玉里車站月臺上的小販與快車小姐。

資料來源：花蓮縣文化局，〈民國 65 年停靠玉里站的光華號〉，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0243&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11 點閱）。

96 1990 年陳雷翻唱的版本口白也非常近似。參見羅安、李玲玉，〈田庄兄哥〉，收入羅安、李玲玉，《吉馬臺語大對唱③》，編號 HP-9008（臺北：吉馬唱片，1985 年）；陳雷，〈田庄兄哥〉，收入陳雷，《陳雷臺語專集之 2》，編號 KY-7932（臺北：金圓唱片，1990 年）。

除了〈田庄兄哥〉描述月臺叫賣文化外，在火車站亦有著一群因應通勤人潮而聚集的定點小販，在人來人往的車站兜售各種商品。1960 年的這首〈車站賣豆乳〉，歌曲以清晨隨丈夫到車站販賣「豆乳油車粿」（豆漿油條）的妻子視角，敘說車站小販一天的工作過程，並以車站熱鬧的情景、無憂的小情侶作為對比，凸顯市井小民攤販的艱辛：

東片天有一粒 閃閃熾熾水晶星
配合寒冷五更時 黎明的新鮮味
街上漸漸顯活氣 雞公叫啼親像幫忙阮
賣豆漿伴著郎君 踮在車頭邊
豆乳油車粿

對彼片有兩個 纏纏綿綿好情侶
行來罩茫車頭邊 講啥貨笑微微
到底是欲佗位去 見景傷情也是無路用
賣豆漿伴著郎君 猶原糖甘甜
豆乳油車粿

為著欲顧三頓 辛辛苦苦毋敢哀
日頭浮山好主裁 溫暖著阮心內
車頭出入鬧猜猜 輕鬆音樂親像祝福阮
賣豆漿伴著郎君 快樂的將來
豆乳油車粿[97]

如今，曾經新穎的快車小姐已轉化為車勤服務人員，而大城市的車站裡已聽不見各式月臺小販的叫賣聲，取而代之的是一間間連鎖企業的進駐。上述有關鐵道工作者的歌曲，記錄了過去各種與鐵道相關之職業，也顯現出鐵道所牽動的臺灣商業環境轉變，就連臺北人的時代記憶、繁華的商業娛樂指

97 紀露霞，〈車站賣豆乳〉，收入紀露霞，《紀露霞歌唱集》，編號 AL-354（臺南：亞洲唱片，1960 年）。

標——「中華商場」，也與臺北市區縱貫鐵路息息相關，在鐵路地下化及捷運系統的興建下走入歷史。

陸、結論

日治初期完工通車的西部縱貫線鐵路，隨著戰後臺灣歷經之經濟結構變化，以及鐵路局一連串的革新建設與新興服務，讓「搭火車」逐漸成為臺灣人民的集體經驗，而環繞於「鐵道」的各種元素，也在這樣的生活實踐下走進大眾媒體娛樂主流當中，造就「戰後鐵道臺語流行歌曲」的社會文化現象。

本文藉由中臺灣第一家民營電臺——中聲電臺所藏之黑膠唱片，搜尋臺語流行歌曲中有關鐵道的各種蛛絲馬跡，以了解戰後臺語流行歌曲所吸納的文化元素以及臺灣的鐵道常民生活。透過系統性的整體分析，一方面補足現行研究的空白處，釐清鐵道在大眾流行歌曲中的時代意義與具體運用；另一方面，更進一步突破過往研究所偏重的「離愁」主題，發掘出「鐵道」在臺語流行歌曲的多元面向。

中聲電臺所藏黑膠唱片，自 1950 年代便開始出現有關鐵道的臺語流行歌曲，迄 1960-1970 年間達到高峰，1970 年代後逐漸減少。在本土唱片業蓬勃發展的年代，各個具有代表性的唱片公司都曾出版過與鐵道相關的臺語流行歌曲，造就許多不斷翻製的熱門歌曲與歌手成名代表作，由此看見鐵道做為臺語流行歌曲內涵的廣泛性與重要性。從曲調來觀察，鐵道臺語流行歌曲曲調有來自國人自創、英文歌曲及日語歌曲等 3 種，尤以使用日語曲調填上臺語歌詞的「混血歌」數量居多，與臺灣鐵路建設主要完成於日治時期形成巧妙的歷史鏈結。

而就歌曲的內容來看，首先，最大宗的類型為「鐵道離情」。與「分手」、「分別」、「離鄉」、「離別」相關的歌曲，可說是戰後鐵道臺語流行歌曲中最熱門的主題；在這些歌曲當中，月臺、車窗、鳴笛聲、車後燈、夜快車、尾班車、月臺票等元素，轉變成為戀人分離的悲鳴與無奈、錯過與無情；離鄉者的憂愁和思念、信心與希望等。而這些離愁鐵道歌曲中的情節描述，看似充滿戲劇創作張力，實際上正是架構在真實的歷史時空基礎上。最值得玩味的是，對於鐵道流行歌曲中描寫離鄉情懷的感受，卻因戰後臺灣自身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而產生言語的分殊。原本對家鄉的思念本無地域族群之別，不過戰後大批湧入臺灣的中國軍民，其語言南腔北調，懷抱的鄉愁是在海峽另一邊，非鐵路可抵達，因而多對這些藉由鐵道抒發懷鄉情懷的臺語流行歌曲多半無感；反觀島內離鄉背井到都市討生活的人群當中，「本省」族群占九成以上，[98] 火車既是「離鄉」，也是「歸鄉」的工具。臺語更是生來慣用的母語，這些以臺語演唱的鐵道歌曲自然而然更易貼近其辛酸血淚與懷鄉的情感。因此以華語寫成的鐵道歌曲，特別是關於懷鄉主題的鐵道歌曲，相對臺語數量就少了許多。

然而，火車除了是離鄉遠行工具，亦逐漸成為人民娛樂生活的一部分。「觀光號」在臺語流行歌曲的現身，見證了戰後臺灣鐵道與大眾觀光旅行的重要連結，而鐵道的休閒意義，影響不同類型的鐵道歌曲誕生。除了遠行的離情，在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還可看見各種環繞於「鐵道娛樂」的歡快歌曲，在這些歌曲裡，鐵道可以是情侶約會場景之一，也能帶著新婚夫婦走遍臺灣各地景點，或是單純享受乘車的體驗，讓旅客欣賞沿途風光、開啟一場美麗的車上邂逅。

98 陳培豐，〈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 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文化研究》，第 28 期（2019 年 12 月），頁 80-82。

而「快車小姐」、「月臺叫賣」與「車站小販」等相關主題歌曲的出現，更體現戰後臺灣人民對鐵道的集體經驗，不僅表現在離鄉遠行或休閒旅行的交通移動上，因應鐵路發展而出現的新興鐵道職業與謀生樣態，同樣成為了常民的鐵道記憶與流行歌曲的重要養分。

鐵道因其豐富的文化內容，並蘊藏民眾的生活經驗，至今仍是許多歌曲的重要靈感。不過，在現今不斷發展的高鐵、捷運等新興交通建設夾擊下，戰後曾作為「流行」的鐵道歌曲，則轉而增添了「懷舊」的意涵。這些臺語流行歌曲中的「鐵道」，連結著當下的時空條件背景與現實社會脈絡，而得以引起當時聽眾的共鳴。時至今日，則作為過往時空的媒介，不僅見證戰後臺灣鐵道與臺語唱片共築的黃金年代，更喚醒了臺灣人民對那段歲月的集體記憶。

徵引書目

壹、聲音史料

臺語流行歌曲黑膠唱片（臺中：中聲電臺藏）

文夏，《文夏黃金唱片第 2 集》，編號 HAD-3002。臺北：燕聲唱片，1971 年。

文夏，《文夏歌唱集》，編號 AL-535。臺南：亞洲唱片，1963 年。

文夏、紀露霞，《文夏歌唱集・紀露霞歌唱集》，編號 AL-160。臺南：亞洲唱片，1957 年。

文鶯，《文鶯歌唱集》，編號 TL-1005。臺北：東亞唱片，1968 年。

方瑞娥，《南星臺語轟動歌曲集》，編號 NS-201。臺北：南星唱片，1968 年。

任珍、郭金發，《華視閩南語連續劇》，編號 LMCE-3002。臺北：黎明唱片，1973 年。

林強，《向前走》，編號 RR-258。臺北：滾石唱片，1990 年。

洪一峰，《洪一峰歌唱集》，編號 AL-366。臺南：亞洲唱片，1960 年。

紀露霞，《紀露霞歌唱集》，編號 AL-354。臺南：亞洲唱片，1960 年。

胡美紅，《胡美紅金唱片集第 2 集》，編號 ATS-130。臺南：亞洲唱片，1969 年。

神龍合唱團，《神龍合唱團歌唱集》，編號 AL-720。臺南：亞洲唱片，年代不詳。

康丁，《康丁鬧新娘》，編號 WL-1007。臺北：五龍唱片，1968 年。

莊明珠、林慶鐘，《莊明珠歌唱集、林慶鐘歌唱集》，編號 AL-769。臺南：

亞洲唱片，1966 年。

郭大誠，《郭大誠傑作集》，編號 FT-307。臺中：五虎唱片，1965 年。

郭大誠，《郭大誠臺語流行歌曲第 5 集》，編號 WL-1028。臺北：五龍唱片，1969 年。

陳芬蘭，《陳芬蘭歌唱集》，編號 AL-358。臺南：亞洲唱片，1960 年。

陳雷，《陳雷臺語專集之 2》，編號 KY-7932。臺北：金圓唱片，1990 年。

黃三元，《中青歌王黃三元臺語精華集》，編號 HHT-701。臺北：豪環唱片，1968 年。

黃西田，《黃西田轟動歌唱集》，編號 WL-1027。臺北：五龍唱片，1969 年。

群星，《八卦山之戀、特快尾班車》，編號 CS-6008。臺北：中外唱片，1971 年。

群星，《十大歌星大會串第 1 集》，編號 1001。臺北：海山唱片，1967 年。

群星，《大自然第 1 集》，編號 DTR-1001。臺北：環球唱片，1972 年。

群星，《五虎轟動臺語歌曲 第 318 集》，編號 FT-318。臺中：五虎唱片，1967 年。

群星，《全省電塔獎冠軍大會串第 2 集》，編號 TWA-52。臺北：電塔唱片，1967 年。

群星，《金大豹臺語流行歌第 3 砲》，編號 KTP-1004。臺北：惠美唱片，1967 年。

群星，《金大豹臺語流行歌第 7 砲》，編號 KTP-1007。臺北：惠美唱片，1967 年。

群星，《金曲獎閩南語流行歌曲集第 1 集》，編號 KL-2001。臺北：歌

林唱片，1971 年。

群星，《南星臺語轟動歌曲集》，編號 NS-201。臺北：南星唱片，1968 年。

群星，《皇冠「太陽集」第 1 集》，編號 CR-001。臺北：金像唱片，1966 年。

群星，《飛龍歌唱集》，編號 NS-202。臺北：南星唱片，1968 年。

群星，《雷虎轟動歌集》，編號 RF-301。臺北：雷虎唱片，1964 年。

群星，《聲寶青春的歌聲第 9 集》，編號 SA-067。南投：聲寶唱片，1966 年。

葉啟田，《最新臺語歌曲集：葉啟田》，編號 AK-1041。臺北：麗歌唱片，1976 年。

葉啟田，《葉啟田成名曲傑作集》，編號 GSA-2003。臺北：金星唱片，1968 年。

葉啟田，《葉啟田轟動歌唱集》，編號 TLA-311。臺北：泰利唱片，1969 年。

葉啟田，《臺語流行歌葉啟田阿哥哥專集第 1 集》，編號 TLA-301。臺北：泰利唱片，1968 年。

羅一良、一帆、楊秀蘭，《羅一良歌唱集、一帆．楊秀蘭歌唱集》，編號 CS-53。臺南：亞洲唱片，1964 年。

羅安、李玲玉，《吉馬臺語大對唱③》，編號 HP-9008。臺北：吉馬唱片，1985 年。

貳、報紙、公報

《中央日報》，臺北，1974 年。

《民聲日報》，臺中，1953-1970 年。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 年。

《總統府公報》，臺北，1976 年。

叁、專書

杜文靖，《大家來唱臺灣歌》。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

杜文靖，《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2005 年。

洪致文，《珍藏世紀臺灣鐵道——幹線鐵路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洪致文，《臺灣鐵道文化志》。臺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莊坤元，《走過的路：莊坤元五十年廣播生涯憶述》。花蓮：燕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郭麗娟，《寶島歌聲》。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5 年。

陳培豐，《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新北：衛城出版社，2020 年。

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 年。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臺北：向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劉文駿、王威傑、楊森豪，《百年臺灣鐵道》。臺北：果實出版社，2003 年。

肆、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王萬睿，〈當反共言情遇上鐵道影像：論臺語片《難忘的車站》的互媒性〉，《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6 期（2023 年 4 月）。

李筱峰，〈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臺灣歌謠與臺灣的政治和社會〉，《臺灣風物》，第 47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

許世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中的禁歌類型與成因分析：以原「臺中中聲電臺」黑膠唱片為探討對象〉，收入顏綠芬主編，《重建臺灣音樂史 2021/2022：被遺忘的音樂・人物》。新北：文化部，2022 年。

許碧書，〈臺灣觀光產業發展與中國大陸旅遊法因應策略〉，《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258 期（2014 年 10 月）。

陳律帆，〈臺鐵夜車時刻演進〉，《鐵道情報》，第 225 期（2015 年 5-6 月）。

陳培豐，〈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 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文化研究》，第 28 期（2019 年 12 月）。

陳培豐，〈離愁和鄉愁的永遠舞臺：臺語歌曲所演繹的鐵路情懷〉，《文訊雜誌》，第 430 期（2021 年 8 月）。

葉萬安，〈臺灣究竟創造哪些經濟奇蹟〉，《國史館館訊》，第 3 期（2009 年 12 月）

伍、學位論文

周馥儀，〈戒嚴時期黨國控制下臺灣民營廣播之興衰（1952-198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

齊藤啟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塑造的臺灣形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陸、網路資料

〈あ あ 上 野 駅 〉，收 錄 於「Uta-Net」：https://www.uta-net.com/song/4/（2024/2/19 點閱）。

〈西部跨夜莒光號 28 日深夜發出最末班列車〉，收錄於「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09238（2023/11/15 點閱）。

〈樂曲介紹 - 別れの入場券（日）／離別的月台票（台）〉，收錄於「臺灣長雲樂集」：https://blog.udn.com/gogo7637/9409451（2022/11/18 點閱）。

公益財団法人東日本鉄道文化財団，〈鉄道開業 150 年記念 企画展『鉄道の作った日本の旅 150 年』〉，收錄於「鉄道博物館」：https://www.railway-museum.jp/press/pdf/20220706_1.pdf（2024/2/19 點閱）。

文化部、臺北市文化局，〈音樂人口述歷史〉，收錄於「臺灣流行音樂資料庫」：https://pmdb.taipei/musichismain?uid=2&pid=253（2022/9/10 點閱）。

世新大學廣電口述歷史小組，〈燕聲董事長莊坤元經營電臺逾一甲子見證臺灣廣播發展史功在花蓮〉，收錄於「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https://videohoo.wixsite.com/tvoh/cny（2020/12/31 點閱）。

花蓮縣文化局，〈民國 52 年時的東線柴油對號第一期快車小姐〉，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0238&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11 點閱）。

花蓮縣文化局，〈民國 65 年停靠玉里站的光華號〉，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0243&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11 點閱）。

花蓮縣文化局，〈東線鐵路火車 3〉，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300709&IndexCode=Culture_Place（2022/9/20 點閱）。

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役男歡送會火車進站〉，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3382&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1/1 點閱）。

邱萬興，〈那一年，調查局染指校園，學生佔領了火車站〉，收錄於「民報」：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1e1241f3-e4eb-4b32-9def-a1cbac1501e0（2022/10/8 點閱）。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觀光號〉，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236252&IndexCode=Culture_Event（2022 年 10 月 1 日點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亞洲唱片公司發行編號「AL-660」臺語歌曲專輯《洪弟七歌唱集：離別的月臺票》〉，收錄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1569（2024 年 11 月 29 日點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編《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大正 13 年版〉，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11000009257&IndexCode=MOCCOLLECTIONS（2022/10/10 點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產業館〉，收錄於「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bba8ee541f573440be429778368b8f6c#153976（2022/10/17 點閱）。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哀愁的火車站》報紙廣告〉，收錄於「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e59bc2452b03a3ee5e9ad61f8d1e3c29#5263（2023/6/20 點閱）。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離別月臺票》報紙廣告〉，收錄於「臺灣影視聽數位博物館」：https://tfai.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2743f01d202797b1275805306a76b0d9#5674（2022/9/25 點閱）。

張夢瑞，〈中視推出「金曲獎」音樂節目〉，收錄於「聲軌：臺灣現代聲響文化資料庫」：https://soundtraces.tw/media-publication/%E4%B8%AD%E8%A6%96%E6%8E%A8%E5%87%BA%E3%80%8C%E9%87%91%E6%9B%B2%E7%8D%8E%E3%80%8D%E9%9F%B3%E6%A8%82%E7%AF%80%E7%9B%AE/（2022/9/10 點閱）。

陳沿佐、李宇承，〈都市化浪潮 變調的城市（下）｜看見臺灣五十年｜華視新聞雜誌〉，收錄於「華視」：https://news.cts.com.tw/cts/

general/202110/202110162059372.html（2024/11/20 點閱）。

黃健誠，〈臺鐵唯一可開窗列車「藍皮解憂號」重出江湖！單程票價最低 299 元　還暗藏這「十大亮點」〉（2021 年 10 月 18 日），收錄於「今周刊」：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31/post/202110180031/（2023 年 11 月 10 日點閱）。

新竹市文化局，〈周宜新〉，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212534&IndexCode=Culture_People（2022/9/10 點閱）。

臺灣新生報、國史館，〈臺北鐵路地下化啟用典禮〉，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84649&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8 點閱）。

臺灣新生報、國史館，〈臺鐵最後一班觀光號列車〉，收錄於「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84695&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10/17 點閱）。

臺灣文獻 第 77 卷第 1 期

The Sound of Railway Tracks in Vinyl Records: Railways in Taiwanese Pop Songs during the Postwar Era (1957-1992)

Hui-an Lin *, Shih-rong H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iles vinyl record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hung Sheng Radio, the first privately-owned radio station in central Taiwan, and analyzes the lyrics and melodies of Taiwanese pop songs related to railways in postwar Taiwa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elodies originate from three sources: original Taiwanese compositions, English songs, and Japanese songs, with Japanese melodies paired with Taiwanese lyrics being the most numerous. The most prevalent theme is "departing," followed by other themes such as "railway entertainment" and "railway workers." With the postwa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aiwan, the demand for railway travel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increased. These Taiwanese pop songs incorporating railway elements bear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ailways at that time and have become a shared railway memory for Taiwanese people.

Keywords：Vinyl Record, Chung Sheng Radio Station, Platform Ticket, Taiwanese Popular Songs, Railway.

* Pd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 Cheng Chi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gi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ief of Library,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